# 聯名與姓氏制度的研究

楊　希　枚

一、序言
二、中國非漢族的聯名制及其研究史略
三、聯名制在非洲、新幾內亞、古代日本和印度
四、歐洲各民族所謂的"patronymy"
五、中國非漢族的聯名制與姓氏制度的演變關係
六、漢族的姓氏制度與春秋『孫以王父字爲氏』制度
七、結論

## 一、序　　言

本文主旨在討論聯名制在歐、亞、非各洲的分佈、類型、及其與姓氏制度的演變關係，從而說明這兩種制度由於並行演化而在各民族中所呈現的類同現像。

聯名制，大體上說，就是聯稱個體與其父或母的名字、而藉以表示個體身份血緣的一種命名制。據下文所論聯名制研究的現勢來說，這種制度現知大抵見於東南亞洲，尤其是中國西南各省非漢語的藏緬族、和臺灣的『高山族』。因此學者或認爲聯名制似屬東南亞民族的一種文化特質，從而關係着族羣或文化的系統。雖然也有的學者却認爲這種制度似屬分別起源的文化素質，而未必說明着族羣或文化間的關係。著者是傾向於後一見解的，而本文的目的之一卽在指出聯名制實際上是分佈廣大區域中的一種文化素質，固不限於東南亞。

除聯名制以外，據學者過去的研究，中國非漢語民族兼有用以表示個體親屬關係的固定姓氏制度，而且姓氏很多是演變自父祖的名字，或者說卽源於聯名的親名。雖然非漢語民族的姓氏並非必然的源於聯名制，但後者顯然是固定姓氏制度起源的重要途徑之一，因而可說是一種可變性的『原姓氏制度』(the proto-type of family name system)。況且就著者所知，這種以父祖名卽聯名的親名爲姓氏的制度也似非僅見於

中國的某些非漢語民族，且同樣的似乎存在春秋時代的諸侯公室、以及中世紀前後甚至現在的西歐和近東的各民族，前者卽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後者卽所謂"Patronomy"。

『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無疑的是現在漢族固定姓氏制度的起源途徑之一。這種制度實際上不僅限於『孫以王父字爲氏』，而兼括子孫以父或祖的名或字爲姓氏。且就源於父祖名字的姓氏與子孫名字的聯稱結構說，也顯然就是聯名制；尤類乎藏緬族的而同屬『親名前聯型』的父子聯名制。換句話說，所謂『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應就是以聯名的親名爲姓氏。就下文所知，學者過去雖或認爲『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不能强擬爲聯名制，或認爲應屬祖孫歷代同依一字排名的『世代排名制』，但著者却認爲這兩種意見似乎都不無可商榷的。

歐美社會所謂"patronymy"，就現在廣泛的意思說，係指個體從稱父族姓氏的制度，也就是『從父姓制』。因此，英美人也就把姓氏或稱之爲"patronymic"或"patronymic surname"。但狹義的說，原來所謂"patronymic"却僅指源於父祖名字而演變來的姓氏，可說就是指『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姓氏。因此，同樣就子孫名字與這種姓氏聯稱的結構來說，所謂"patronymy"也應該就是聯稱親名的聯名制，而且類乎『高山族』的聯名制而同屬『親名後聯型』。實際上，如下文所論，在過去聯名制的研究上，『父子聯名制』一詞就曾英譯爲"the genealogical patronymic Linkage system"，甚至也涉論到西人的人名和姓氏與聯名命名上的類同性，雖然却不曾觸論到歐美民族的『從父姓制』的問題。

顯然的，本文所討論的係屬人類學上所謂『不同文化的類同素質的起源』(the origin of similar traits in different cultures) 的一個問題。從所涉及的範圍上說，這一問題不僅只關係着廣泛分佈於若干洲區、且屬於古今若干文明和原始民族的一種文化素質之形態及其演變的類同性，而且牽涉到人類學上所謂『文化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ulture)、與所謂『文化的傳播』(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的解釋問題。

就人類的秉賦說，他顯然兼備着創造和學習的能力，而不容否認的，學習模仿應比創造較爲容易，因此在文化的發展史上文化的傳播便佔有重要地位。但文化並非完全源於傳播，尤其就聯名制這一文化素質來說，縱然某一部分區域中或不乏傳播的可

能，但却顯然不能把目前這一分佈的事實完全歸原於傳播，而認爲源於一個文化中心；除非我們能明確的指出這一中心的所在區及其傳播的過程，也卽各民族間接觸的歷史。傳播史實非完全不可溯求，但就聯名制這一文化素質來說，其溯源的工作却可說無異於人類學家正闡精竭力以求解決的那個終極問題，卽全人類文化演化史的問題了。事實上，聯名制既分佈於廣大的時間和空間，且分見於文明及原始民族的社會，那麼這一文化類同的現像似不能不源於並行演化 (parallelism)——源於人類適應環境中共同需要的共同心理而分別發生的；至少絕非源於一個文化中心。尤其是爲了要表示個體的血緣親系而聯稱父子或母子的名字，這種命名制也顯屬是極自然且輕而易舉的創造。至於聯名制所以進而演變爲固定性的姓氏制度，這應與族羣的播遷及異族的接觸有關，因爲所謂姓氏卽所以示別於異族的一種標幟。因此除了以族羣所居地、所居地的環境或物類來命名姓氏以外，也就更依父祖的名字命爲族名，以爲族系之別；這種命姓制度一如聯名制，在許多族類間也顯現着充分的類同性。

下面，著者試就各節提出詳細的討論，而在討論以前，著者於此謹向芮逸夫、勞貞一、陳槃庵諸先生、許世珍小姐敬致謝意，因爲他們都予著者不少的指示或協助。惟以問題頗屬廣泛，所論仍難免不無疏誤，敬希　適之先生及讀者同道不吝指正。

## 二、中國非漢族的聯名制及其研究史略

關於聯名制，最先引起學者注意的就是樊綽蠻書、新唐書與舊唐書南蠻傳、以至楊愼南詔野史 (清胡蘐訂正本) 各書關於所謂『六詔』蠻的聯名記載。如：

蒙舍詔：　驃苴低——→低蒙苴(低牟苴)——→蒙苴附羅

浪穹詔：→豐時→羅鐸→鐸羅望→望偏→偏羅矣→矣羅君(羅矣羅君)

邆賧詔：→豐哖→哖羅皮→皮羅邆→邆羅顚→顚之託

施浪詔：　望千→千傍→傍羅顚(千傍羅顚)

蒙巂詔：　佉陽照——→照原——→原羅

此外，『六詔』中的越析詔，或稱麽些詔，也就是現在的麽些族；這一族雖沒有保留下『六詔』時代的聯名系譜資料，但是據明、清兩代雲南麗江麽些族木氏的宦譜與宗

譜牌的記載(註一)，如下列所見：

秋陽——→陽谷——→谷工——→工蒙——→蒙汪——→汪完……(楊愼木氏宦譜序)

秋陽→陽音都谷→都谷剌俱→剌俱普蒙→普蒙普王→普王剌完…(木氏歷代宗譜碑)

這證明越析詔與其他五詔顯然是同一類型的聯名制，也就是父名在前而子名在後的『親名前聯型』的『父子聯名制』

但是關於聯名制的討論，除了新唐書南蠻傳略微提到『蒙氏父子以名相屬』及十一世主豐佑『慕中國，不肯連父名』以外，却大抵見載於清季的志書和遊記。如：

麼些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余慶遠維西見聞紀)

羅羅、和泥人…家無姓氏。其有名者，或遞承其父之末一字。(毛奇齡蠻司合志)

先是夷族無姓氏。阿苗生四子，始以父名爲姓氏。長苗難、次苗丹、次苗委、次苗跕。……苗丹子五人，曰丹戛、丹梯、丹烏、丹鄧、丹講。……五子中惟丹戛有子戛登。(董善慶雲龍紀往擺夷傳，原文見雲南備徵志第十九卷。)

(番族)無姓氏；以父名爲姓，以祖名爲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卽以乙爲姓，甲爲名。(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

但是，這裏也只有雲龍紀往的例證可以說明該書所論的聯名制是與『六詔』的聯名同屬『親名前聯型』的『父子聯名制』的。不過，該書所稱的『擺夷』，據羅常培先生說(註二)，却應該是與『六詔』同屬藏緬語族的民家，而不是泰撣語系的擺夷：因爲後者既沒有聯名制，而現在滇省的雲龍也沒有擺夷人。余慶遠的說法，果非意指『以祖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及『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的祖孫兼父子的聯名制，或是別有所見，那麼證諸上文麼些族聯名的例子，余氏的說法就似屬無據了。至如毛奇齡和余文儀的解釋，因爲缺少實例，自不能確切說明聯名的結構。雖然就下文所知，倮儸與『高山族』却是分屬『親名前聯型』與『親名後聯型』的聯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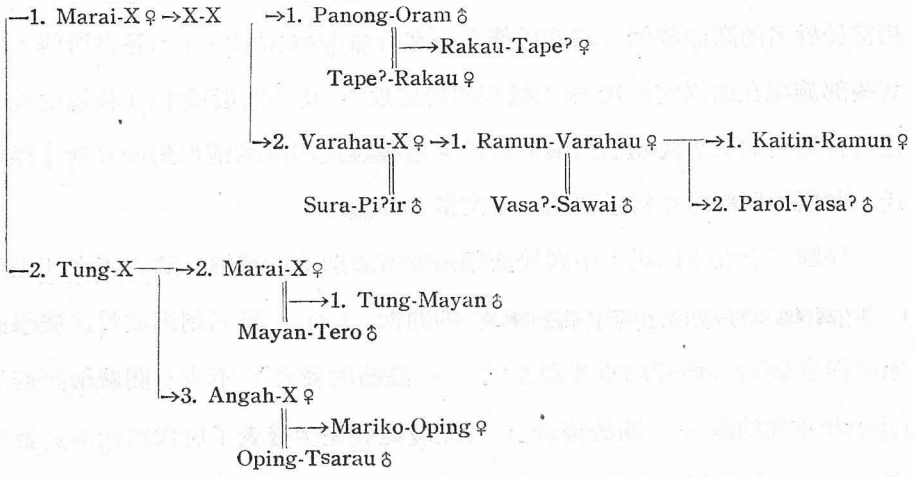
民國以來，日本學者趁了該國佔據臺灣的便利，不久便開始了臺灣『高山族』(卽日人所謂『高砂族』)的民族學田野調查研究工作，發表了數量可觀的報告和論著，而其

(註一) 木氏宦譜計有四種，卽楊愼木氏宦譜序、木氏宦譜圖像世系考、續雲南通志稿南蠻志麼些詔附註之木氏宦譜、與木氏歷代宗譜碑。各譜人各世代雖有不同，但顯屬同一族譜的詳略不同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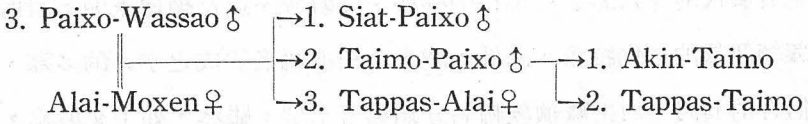
(註二) 邊政公論三卷九期頁十八至二十一，再論藏緬族的父子聯名制。

中也就報導了有關『高山族』的若干部族的聯名制。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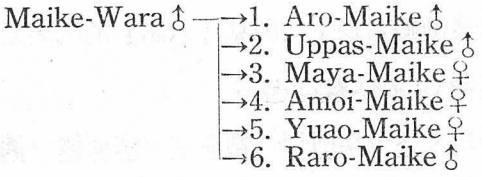
阿美族(Ami，見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二册資料篇系譜 No.281，下簡稱系譜資料篇，註一)：




泰雅族 (Atayal, 系譜資料篇No.1)：




賽夏族(Saisiat, 系譜資料篇No. 120)：




這裏的譜例說明『高山族』的聯名制雖都屬於『親名後聯型』，但親名由於有父與母名之別，因此也就有獨聯父名如賽夏族的『父子聯名制』、與兼可聯父或母名如阿美和泰雅兩族的『親子聯名制』之分，而後一類由於親屬制度的偏於父或母系性，也就更有偏父子聯名的親子聯名制(如泰雅)和偏母子聯名的親子聯名制(如阿美)。此外，現在大抵行用固定姓氏制度的鄒 (Tsou) 和布農兩族，據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稱(註二，下簡稱慣習研究)，過去固都有親子聯名制，而且爲了區別同名的人，布農族更有夫聯妻名或妻

(註一) 昭和十年即民國二十五年，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

(註二) 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蕃族調查會，岡松參太郎博士著，頁二二一至二二八。

聯夫名的『夫妻聯名制』，大嵙崁溪南澳的泰雅人更有聯父且聯祖名的『三代聯名制』。這說明過去聯名制在『高山族』中的分佈不但比現在更廣泛，而類型上也似乎較複雜。最後，著者這裏須附帶指出的，就是據慣習研究(註一)、系譜資料篇、和移川另著相當於姓名的高砂族個人家族氏族名一文(下簡稱高砂族姓名，註二)各書所稱，『高山族』的某些部族現在的固定姓氏雖大抵起源於居地、及其他環境中的物類或現像，但同時也有自聯名的父名或祖名而演變來的。這種姓氏起源的情形對於春秋『孫以王父字爲氏』制度的解釋是相當重要的，下文當再詳論。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中國民族學研究有着顯著的發展。隨着丁文江先生爨文叢刻(一部有關倮儸族的歷史傳說與聯名系譜的經典)的問世(註三)，聯名制因成爲民族學家與語言學家所從事調查和研究的重要對像之一。陸續的發表了不少有關藏緬語族的系譜資料(註四)和重要的論著。關於後者，首先凌純聲先生發表了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考一文(註五)。在這篇論文裏，除了有關族類系屬的推證以外，凌先生指出父子聯名制同見於唐代的『六詔』、現在的麼些、倮儸族、以及緬甸王朝，因而認爲父子聯名制是藏緬語族的文化特徵。此外，凌先生根據聯名組成之字音的多寡、與各世代聯名字音組合的異同，而把藏緬族聯名分類爲若干型。雖然，如上文所論，父子聯名制固然同見於臺灣印尼語系的『高山族』，而且就下面凌先生所舉的倮儸族與緬甸王朝的譜例來看，也說明這兩者的聯名跟上文所見『六詔』的聯名是同屬『親名前聯型』的：

水西安氏倮儸(見凌著及爨文叢刻)：

明長夫→長夫作→作阿切→切亞宗→宗亞儀→儀亞祭→祭迫能→迫能道

同上：

凟阿更→阿更阿文→阿文洛南→洛南阿搕→阿搕一典→一典卽期

緬甸孔雀王朝：

---

(註一) 見上頁註二頁二二九至二五六。

(註二) 昭和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頁三二三至三三六。

(註三) 民國二十五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一。

(註四) 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五期馬松齡涼山羅夷的族譜。邊政公論第四卷九、十、十一、十二期方壯猷涼山儸族系譜，第七卷第三期陳宗祥涼山儸族系譜補(上)。此外，陶雲達氏、馬學良氏、傅懋勣氏於雲南阿卡族、武定倮族、晃寧倮族系譜也分別各有調查。

(註五)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第一期頁五七至八六。

Pyu-so-Ti→Ti-Min-Yi→Yi-Min-Baik→Baik-Theen-Li→
→Then-Li-Jong→Jong-Du-Yit

這裏有一些聯名(如倮族的作阿切、切亞宗、宗亞儀、和緬人的 Ti-Min-Yi, Yi-Min-Baik)在結構上看來似乎與其他聯名(如明長夫、長夫作、或阿更阿文、阿文阿洛)頗有不同，但是這似乎關係着所謂詞頭或冠詞(prefix or article)的問題，而無礙於聯名的基本類型。據法學者 Paul Vial 說，倮語在單音節的名詞(如親屬稱謂或小兒名字)的前面通常都附加一個便於說講之用的冠詞"a"，而這個"a"在雙音節的名詞前却每每失掉(註一)。那麼這裏倮族聯名的『阿』顯然就是 Vial 氏說的那個冠詞"a"，同時可能也就是『亞』而屬音變的情形。此外，據李方桂先生見告，菲律賓人的姓和名前也分別冠以不同的詞頭；據日本淺井惠倫氏說，『高山族』的泰雅族人名前也有一個可用或可省略的冠詞"i"(註二)。因此，說不定『六詔』聯名的『羅』與緬人聯名的"min"也可能同是這一類的詞頭或冠詞。這一類的詞頭或冠詞，加上人的本名字音數目的差異，雖然表面上可以使人誤會同一族的聯名爲若干類型，實際上却是無關乎它們的基本結構的。換句話說，在聯名類型的分類上，我們不僅應先辨清聯名有關的結構，同時應該注意親與子名的聯接情形，而不必着眼於聯名字音的數目與排列上的異同。

在凌純聲先生之後，羅常培先生聯續發表了三篇關於藏緬語族父子聯名制的論文(註三)。其中除了有關民家語系的推證以外，羅先生根據已有的及新搜集到的倮族、阿佧族、茶山族(即山頭或老坑人 Kang or Kachin)、以及民家的系譜資料，說明父子聯名制廣泛的存在於藏緬語各族支，因認爲父子聯名制爲藏緬語族的文化特質，並提出類乎凌純聲先生的聯名型式上的分類。雖然就下列羅先生所舉的一些新的譜例證之，却說明藏緬語族的聯名實際上都只是『親名前聯』的同一型式。如：

雲南茶山人：28 Waw-Law-Jang→Jang-Law-Bawn→Bawn-Law-Nu→
→Nu-Kyang→Kang-Bau→Bau-Muaw→Kaw-Ying→
→Ying-Sau→Sau-Ying→Ying-Yaw→Yaw-Ying

(註一) 1909, Dictionnaire Français-Lolo, p. 20, "Appellatif."

(註二) 昭和十年(1935)，淺井惠倫、小川尙義合著原語記錄高砂族傳說集頁二十六。

(註三) 民國三十三年，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同年邊政公論第三卷九期再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同年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一、二期三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三十四年另有英譯文一篇刊於哈佛燕京學報第八卷。

同前：Yawn-Sau→Sau-Chang→Chang-Lang→Lang-Bau→Bau-Zung→Zung-Ying

雲南阿伟人：Su-Mi-O→O-Tsuo-Lo→Tzuo-Lo-Tzung→Tzung-Mo-Yieh→Mo-Yieh-Chia

麼些人『大洪水後世系』：恩享糯→糯笨培→笨培咼→咼高劣→高劣趣

雲南武定倮儸：竹徹客→徹客士→士阿沙→沙魯濯→魯濯楚→楚舒族

西康嶲寧倮儸：ɣ˥ dʐɯ˩-ʂʃ˩ ȵ˩→ʂʃ˩ ȵ˩-rɯ˥t'ɯ˥→rɯ˥t'ɯ˥-vo˩ lɯ˥→vo˩ lɯ˥-tɕ'y˥ pu˩→tɕ'y˥ pu˩-dʐy˥ m̩˩→ dʐy˥ m̩˩-zɯ˧ so˧

在這裏，我們看見茶山人的聯名也似乎有一個可用或可省略的語音成分，就是"Law"。據韓森氏(Rev. O. Hanson 註一)稱，茶山人名前確有一個表示成人身份的語詞"La"，如 La N-Naw、La N-Gam、La N-La。那麼這裏的"Law"可能就是韓森所說的"La"。在茶山人的第一譜例的後幾代、跟第二譜例，"Law"都省略了，因此原來三個音節的聯名就都變成了雙音節或兩個字音的，而這與前舉藏緬族和『六詔』的聯名型式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羅常培先生的第一篇論文裏說了這麼一段話：

> 在中國古史裏也有一種以祖父字或名爲氏的制度…乍看起來似乎也像是父子連名或祖孫連名…但是定氏以後，父子或祖孫的名字間就不再有鏈索關係，所以與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是不能强爲比擬的。

羅先生這裏所謂『以祖父的字或名爲氏的制度』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這種制度究否不可比擬爲聯名制，後文再當詳論。但是可注意的，就是在聯名制的研究上，羅先生不僅首先涉論到中國古代有無聯名制的問題，同時他顯然已經指出『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至少是『乍看起來似乎也像是父子或祖孫連名制』的。

在羅先生之後，馬松齡和馬學良兩先生分別著文討論涼山倮族的系譜 (註二) 和倮族姓氏與圖騰制度的關係 (註三)，同時涉論到聯名制的問題。馬松齡先生指出倮族的姓氏頗多源於祖名，也就是聯名的親名。學良先生則說明倮族姓氏源於圖騰，並申述

(註一) 1913, The Kachins: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Chap. XIV, pp. 174-175.

(註二) 見前頁註二。

(註三) 民國三十六年邊政公論第六卷第四期頁四九至五四，從倮儸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制度。

父子聯名制爲藏緬族文化特徵的論點。

二次大戰終了，中國光復了臺灣，學者因有機會負起『高山族』文化更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的任務，於是也就注意到了聯名制。首先，民國三十九年，本所芮逸夫先生撰文討論了泰雅族的聯名制，並以之與傈僳、麼些兩族的聯名制加以比較(註一)。芮先生一方面指出：泰雅族的聯名是個體本名在前、父或母名在後、而大抵以連父名爲原則的『親子聯名制』；至於聯母名，除爲了避免同名以外，却並沒有像日本森丑之助氏所說的那些或由於父親早死、或由於贅婚、或由於離婚而子女歸母方等等的必然條件(註二)。另一方面，芮先生指出：傈、麼兩族父名在前的『父子聯名制』跟泰雅族的親子聯名制雖有其基本的類似性，但也有其結構上的差異；在沒有確切證明兩者間的歷史與文化傳播關係以前，兩者的聯名制似應認爲是源於人類心理的同一性(psychic unity)而分別獨立產生的。最後，芮先生特別提到西伯來人與歐美人的名、姓在結構上跟聯名的類似性。這在聯名制研究上說，是相當重要的；因爲隨着聯名制分佈區的擴大，在研究範圍內不僅已經涉及到人類學上所謂文化傳播與演化的問題，同時也引起了歐美社會究否有無聯名制的問題了。

在芮逸夫先生之後，凌純聲先生相繼發表了兩篇討論東南亞父子聯名制的論文(註三)。根據藏緬族、『高山族』、與婆羅洲克雅族的系譜資料，凌先生對於聯名制的分佈與類型；聯名制與排名制、親從子名制(teknonymy)及姓氏制的演變關係；漢族的姓氏與圖騰、世代排名制的關係等等問題，加以廣泛的討論。其中與本文有關的重要論點約有下列幾項：

(一)聯名制爲東南亞的古文化，即古代越僚或所謂印度尼西亞文化的特質之一。

(二)『高山族』聯名制與藏緬族聯名制似無若何差異；聯父名的父子聯名制和聯父或母名的親子聯名制似源於不同的社會組織與文化階段。

(三)中國古代，如楚因鬻熊而後代稱熊麗、熊狂之類的祖孫同依一個字命名的

(註一) 民國三十九年臺灣文化第六卷第一期頁一至八瑞岩泰耶魯族的親子聯名制與傈僳麼些的父子聯名制。

(註二) 大正六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刊，臺灣番族志第一卷頁一六八至一六九。

(註三) 民國三十九年民族學研究專刊第六期，父子連名制在東南亞的分佈；民國四十一年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頁一七一至二一八東南亞的父子連名制。

制度卽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應該就是類乎現代擺夷族所見如刀怕便、刀怕率、刀怕奔之類的『世代排名制』，而這種制度似源於類乎『南詔』的聯名制。

(四)中國古史上找不出聯名制的直接證據。

特別是最後的兩點意見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爲這不僅涉及到『孫從王父字爲氏』之制的解釋問題，而且涉及到中國古史上有無聯名制證據的究竟問題了。

最近，著者寫了一篇關於『高山族』中塞夏族命名制的論文(註一)。著者除了分別說明該族的原語跟漢文人名的結構、父子聯名制、漢名的排名制、祖孫與叔伯姑姪的同名制、以及由於聯名與同名制的伴存而在系譜上產生的若干規律的聯索現像以外，並指出父子聯名制似乎也見於中世紀的英國社會。這就是說，聯名制的研究目前已經不專是限於中國非漢族的分佈情況的討論，而顯然已經是可能關係着中西古今若干民族的一種文化素質的問題了。

總之，綜合本節上文所論，關於中國非漢族聯名制的研究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卽：

(一)始萌階段：民國以前，限於『六詔』、藏緬族、與『高山族』聯名制的簡略記述；知有父子聯名制。

(二)『高山族』聯名制研究階段：民國二十五年以前，限於『高山族』各部族聯名制的研究；知聯名制有父子與母子聯名之別，且與『六詔』等藏緬族聯名制有親名後聯與前聯型之分。

(三)藏緬族聯名制研究階段：民國三十七年以前，限於藏緬族聯名制的研究；知父子聯名制廣見於藏緬語的若干族支，而認爲聯名制似屬該語族的文化特質。『孫以王父字爲氏』與聯名制的類似性初引起學者的注意。

(四)藏緬族與『高山族』聯名制的比較研究階段：民國三十九年以來，從聯名制的分佈、結構的比較上，進而討論到中西民族的姓氏制度與聯名制的關係、以及『孫以王父字爲氏』制度的解釋。

這就是說，聯名制究屬某一區域中某一族的文化特質？抑屬於不同地域的某些民族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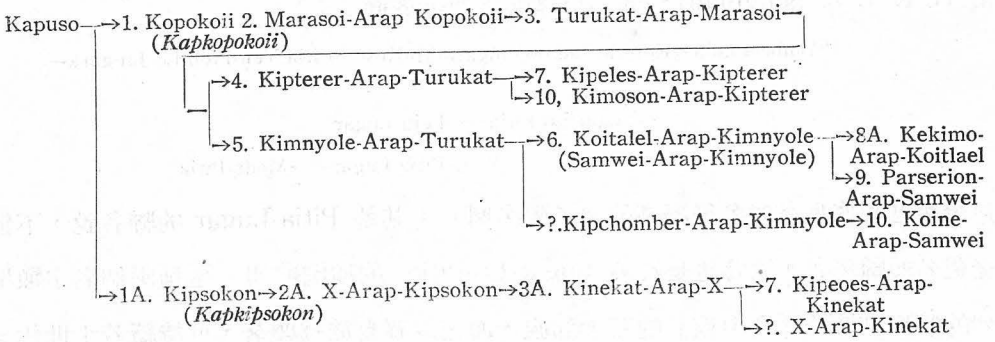
(註一) 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輯，頁三一一至三四〇。

有而分別起源的文化素質？這種制度是否見於中國古代與歐美社會？而『孫以王父字爲氏』制度又究如何解釋？凡此都是現階段中需要進一步求其了解的問題，而下一節的討論首先就說明聯名制顯然不是某一區中某一族的文化特質。

## 三、聯名制在非洲、新幾內亞、古代日本、和印度

### (1) 聯名制在非洲

A. 英屬東非洲肯亞 (Kenya) 南狄族 (Nandi)，即所謂尼羅黑人、或尼羅特人 (Nilotic Negroes or Nilotes)之一(註一)。據韓廷弗氏 (G. W. B. Huntingford) 記錄的下列該族系譜證之(註二)：




這說明南狄族顯然有聯名制——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而親名與子名間的"Arap"一詞，據下文所知，就是表示父子關係的一個虛詞 (particle)。此外，第二代 Kopokoii 與Kipsokon 兄弟兩名下面括弧裏的兩個名字，據韓氏說，就是這倆兄弟的後嗣依着他們倆的本名而命名的族名，也就是姓氏。這就是說由聯名的親名 (就後世子孫說就是祖名) 是可以演變爲固定的姓氏的。

B. 肯亞尼羅黑人的多羅鮑族 (the Mamelilt-Kapchepkendi Dorobo)，據韓廷弗氏稱(註三)：

(註一) 1924, A. C. Haddon, The Races of Man, p. 19, pp. 3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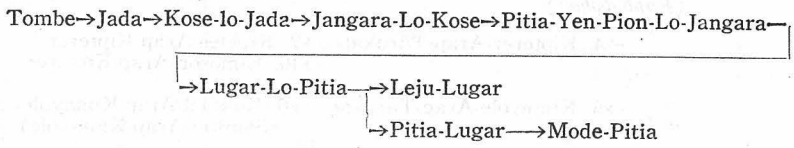
(註二) "The Genealogy of The Orkoiik of Nandi," Man, 1935, vol. 35, no. 24, pp. 22-23.

(註三) "Modern Hunters: Some Accounts of The Kamelilo-Kapchepkendi Dorobo of Kenya Colon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RAI), 1929, vol. LIX, pp. 333-378.

> 嬰兒生下來以前，先請祖靈降臨。嬰兒就依着降臨的祖靈而命名，且終其生而保持着這個名字。到了受割禮 (circumcision) 的時候，男孩子就命名爲"arap" 某某，意思就是『某某人的兒子』。例如，兒子本名叫 Kipoo，父親本名叫 Kimining，於是兒子就聯名稱爲 Kipoo arap Kimining；此後也就被省稱爲 arap Kimining。

這說明多羅婆族也顯然是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而他們從祖先命名的習慣在臺灣『高山族』的各部族中也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此外，值得注意的，這一族不僅有類乎『高山族』的聯名制與從祖名制，同時據韓氏論文附圖證之，也有見於『高山族』中泰雅、賽夏兩族的菌狀耳飾、以及斜披在肩頭上的披毯。)

C. 東非洲蘇丹南部與烏干達 (Uganda) 交界處的巴利族 (Bari)，據史理曼氏 (C. G. & B. Z. Seligman)，(註一)記錄的下列系譜證之：




這說明巴利族也有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尤其就 Pitia-Lugar 的聯名說，不但是從祖名而聯父名，同時也是父名 Lugar-Lo-Pitia 的顚倒排列。這種兩個名字顚倒排列的情形也見於『高山族』的若干部族，而尤以賽夏族爲顯著，可持續若干世代。此外，在這裏我們看到聯名中的一個可用或可省略的語詞 "Lo"；如果這不是相當於"Arap"之類的虛詞，可能就是人名前的詞頭。

D. 東非洲肯亞的馬薩伊族 (Masai，巴利族北方的一個尼羅特部族)，據黎凱氏 (L. S. B. Leakey) (註二)稱：

> 這一族跟其他東非的部族不大相同。兒童不依着他們的任何特殊親族人命名…而通常依着他們家族裏的一些活着或死去的友人來命名。…這種名字被他們的族人和友人稱用着。但是在舉行了成年儀式以後，孩子們就永遠的被稱呼爲『某人的兒子』；除了自己家人以外，便不再稱呼他們的本名。男子結婚以後，生了兒子而命名以後，做父親的便被稱爲『某人的父親』(而不再被稱爲『某人的兒子』)

(註一) "The Bari," JRAI, 1928, vol. LVIII, pp. 409-499.

(註二) "Some Notes On The Masai of Kenya Colony," JRAI, 1930, vol. LX, pp. 158-210.

了。

這裏黎凱雖然沒有舉出譜列，但是他說明的命名制顯然是父子聯名制，而所謂『某人的兒子』應該就是類乎多羅婆族的"arap-X"、或巴利族的"Lo-X"之類的省稱；也卽僅稱聯名的親名，而省略個體本名的一種稱法。至於婚後男子被稱爲『某人的父親』的稱法，卽所謂從子名親制或親從子稱制 (teknonymy)；這種制度不僅同樣見於『高山族』的雅美族 Yami，(註一)，而且是廣泛的同見於世界若干民族的一種輻輳演化的文化素質(註二)。

E. 北非洲蘇丹白尼羅河附近塞納區 (Sennar) 的西陸克族 (Shilluks)，據羅賓孫氏 (Arthur E. Robinson) (註三)記錄的下列系譜證之：

1. Abd-Allah-Gumaa→2. Ajib-El-Mangalyk—→3. Abd-Allah.....16. Nase-El-Amin—
→?. Nail-Wad-Ajib
→?. Amara-Wad-Ajib
→24. Amin-Wad-Nasr—→25. Nasr—→28. Amin-Wad-Nasr—→31. Gumaa-El-Mek—
→32. Amin-Wad-Gumaa—→33. Nasr-Wad-Amin
→34. Muhamad-Gumaa

這顯然也是類乎『高山族』所見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尤其是第二十五世的 Nasr，如果就是 Nasr Wad Amin 或 Nasr El Amin 的省稱，那麼這裏我們又看到類乎『高山族』那種兩名交替顚倒排列的現像，卽 Amin Wad Nasr→Nasr Wad Amin —→Amin Wad Nasr，而這顯然是從祖名且聯父名的結果。

F. 西非洲尼吉利亞 (Nigeria) 的伊達族 (Idah)，據塞頓氏 (R. S. Seton)(註四)記錄的下列系譜證之，也顯然有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

Idoko→Ayegba-Om'Idoko—→Akogu→Ogalla
→Osori→Idoko-Idegba
→Onu-Atumabi→Atodu-Adugo
→Amachau→Onuche-Om'Amachu

(註一) 移川子之藏高砂族姓名。

(註二) Robert H. Lowie, Primitive Soceity, 1947, pp. 102-104.

(註三) "Abu El Kaylik, The Kingmaker of The Fung of Senna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29, vol. 31, pp. 232-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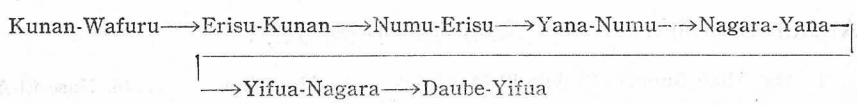
(註四) "Genealogy of The Attah of Idah Nigeria," JRAI, 1928, vol. LViii, pp. 257-272.

至於第三代的 Onu Atumabi、第四代的 Idoko Idegba、與 Atodu Adugo 所以與父名不相關，證諸上文南狄族的譜例，這可能是由於父親不只有一個名字。這種情形在『高山族』的系譜上也是常見的，而且正是由於一個人兼有本名、假名、和綽號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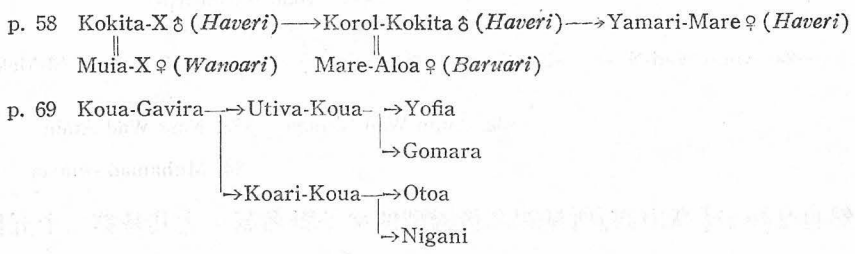
### （2） 聯名制在新幾內亞

關於新幾內亞的巴布亞人 (Papuan)，據維廉斯氏 (F. E. Williams(註一))稱：

> 每個小孩子有兩個名字；自己的本名、跟他父親的名字。下面，達布里族 (Taburi) 頭目報導的一個祖代系譜就是一個說明的例子：




這裏維氏所論，也顯然是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此外，維氏又舉了幾個譜例：




不過，據維氏又說：

> 母名偶而也可以代替父名爲姓氏 (surname)；男或女孩都是一樣的。甚至有的時候，如果這兩個姓氏 (即父名與母名) 都著名的話，在稱用上就更沒有甚麼區別。…聯母名爲姓氏並不意味着子女屬於母族，相反的，男女都聯稱父名却充分說明從父方推計族系的趨勢。

這就是說，巴布亞人的聯名制並非單純的父子聯名制，而是類乎『高山族』中泰雅族的偏父子聯名的親子聯名制。至於聯母名的原因，據維氏說，這或者是由於比聯父名更容易爲母族親友認出他們遠方的姻族後輩，或者是由於聯父名而聽起來有時候不大

(註一) "Sex Affili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JRAI, 1932, vol. LXII, pp. 51-81.

順耳。例如下列的譜例：

p. 63. Borakape-X ♂
‖——→ Gomara-Inoa ♂
Inoa-X ♀

Gomara 所以不聯父名而聯母名，據說就是因爲 "Gomara Borakape" 聽起來有點兒像 "gorogoroa"，卽乖戾不祥的意思。

最後，值得注意的，就是正如前節所見清儒對於聯名之親名的看法，維氏固然不謀而合的也把聯名的親名稱之爲『姓氏』，同時在他討論這種個人命名的標題下，也另加了一個"patronymic surnames"的副標題。這就是說，我們所謂父子聯名的『親名』，在歐美人卽所謂"patronymic surnames"。換句話說，西文"patronymic"一詞應該就是『父子聯名』的意思，因此歐美民族也就應該有或至少有過父子聯名制。下文的討論將說明事實正是如此。

### （3） 聯名制在古代的日本

現在日本人的個人命名制同我們漢族一樣，是名前冠姓的姓名制。但是就三省堂編的模範最新世界年表附錄記載的諸氏系圖，却說明日本人過去似有聯名制的。如：

1. 修行→行景→景親→最賴→賴平(頁二二，藤原秀鄉流譜)
2. 澄則→則景→重則→則顯→豐氏→忠賴→賴利 (頁四十，有馬氏譜)
3. 源師季→季房→季則→賴則→則景→(兩代略)→茂則→則村 (頁三九，赤松氏譜)
4. 足利義淸→義實→實國→□→□→師義→義勝 (頁四二，仁木氏譜)
5. 弘眞→眞長→貞成→成長 (頁四三，大內氏譜)
6. 義長→長之→之長→長秀→元長→長慶 (頁四十七，小笠原三好諸氏譜)
   之長→長則　元長→長正
7. 賴重→憲房→重能→能憲→憲孝 (頁四三，上杉氏譜)
   重賴→重顯
8. 源義光→義淸→淸光→光長 (頁四九，小笠原三好譜)
   淸光→遠光→光行
9. 秀忠→忠長
   秀忠→家光→家綱→綱吉→(川下五代略)→家齊→齊明 (頁五九，德川氏譜)
   家齊→齊順

10. 賴行→行尊→行政→政光（頁二三，藤原秀鄉流譜）
　　└→兼行

11. 朝廣→祐廣→宗廣→親朝→朝常→政常→滿政（頁三二，小山氏譜）
　　└→廣綱　　└→親光　└→顯朝

12. 師義→義幸
　　└→義熙
　　時義→時熙→持豐→豐久（頁四一，山名氏譜）
　　　　　　└→勝豐→豐時

13. 雅通→通親→通具→具實→實具→具守（頁二六，源氏村上天皇譜）
　　└→通光→通有→有房→有忠→忠顯

不過，如譜例所見，日本人的聯名制却與前文所論其他族類的聯名制頗有差異。首先，除了顯明的父子聯名制以外，兼有祖孫、甚或幾代族屬同聯某一代祖名的現像。如譜③的季房、季則父子同聯源師季的名字，譜⑦重能則與祖賴重聯名，譜⑩行政、行尊與賴行聯名，譜⑬通親、通具、通光、通有四代同與雅通聯名。而下面的兩例則更爲明顯：

14. 政信→信彌→信傳→信喜→信鄰→信譽→信民→信方（頁五一，南部氏譜）

15. 義胤→胤綱→胤繼→胤村→胤氏→胤基（頁五一，相馬氏譜）
　　└→師胤→重胤→親胤→胤賴→憲胤→胤弘

尤可注意的，就是若干世代同聯一個祖名以後，又可以恢復父子聯名的現像。這就是說，日本人的聯名制是一種父子兼祖孫的間歇性聯名制。『高山族』雖也有父子兼祖孫的聯名現象，但很少持續若干世代，而且僅在區別同名時才附聯祖名。日本人的這種持續聯稱同一祖名的情形，由於另有家族姓氏的原故，當然不能認爲所聯的祖名就是姓氏，但是却顯然類乎我們漢族大家族中同輩排名的『排字』。因此，單就同聯祖名的命名制來說，這就類乎凌純聲先生所說的『世代排名制』，而且顯然是源於並存的聯名制演變來的。另一方面來講，如果這種命名制進而演變爲固定的姓氏制度，也就是說由祖名而演變爲姓氏，那麼這種制度就不能說是世代排名制，而其演變的情形與下文討論的『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也就可說是如出一轍了。

其次，由於父子兼祖孫聯名的並存，系譜上便形成不完全的聯名現像；這一點跟

其他嚴格的父子或親子聯名制是不大相同的。

第三，日本人的聯名制雖然主要是親名前聯型的，與他們現在的姓名制型式相應。但是就上舉譜例證之，却兼有親名後聯的現像。如譜⑧清光的兒子或名光長而親名前聯，或名遠光而親名在後。此外，譜⑩賴行的兒子行尊和兼行，譜⑪朝廣的兒子廣綱和佑廣，譜⑫持豐的兒子豐久和勝豐，也都是一樣的情形。由於親名前聯或後聯的不一定，因此在聯名的結構上，下一代所聯的親名也就不一定是上一代聯名的末一個字音；換句話說，也就不一定是A-B→B-C→C-D的型式，而有時會成爲下列的型式

A-B→A-C→D-C
　　└→C-A→C-D

例如下面的一個譜例（頁六四，松平越前家譜）

16. 家康→秀康→忠昌→昌勝
　　　　　　　　└→昌親→綱昌→吉品→吉邦→宗昌→宗矩→重昌→重富
　　　　└→直政→綱隆→綱近
　　　　　　　　└→隆政
　　　　　　　　└→直丘
　　　　└→直基→直矩→基知→明矩→朝矩→直恒→直溫→齊典→典則

對於日本人的親名前聯兼後聯、而父子兼祖孫的聯名制，這該是一個最佳的說明。就前文所論其他族類的聯名制來說，親名的前聯或後聯在同一族裏是一致，而兩者不可得兼的。實際上，就區別親子關係的需要上說，親名的前聯或後聯也是應該一致的。因此著者推想，日本人的聯名制原來果非隨意可以前聯或後聯親名的話，那麼可能是源於不同的文化素質，即可能是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人的漢文姓名無疑的是源於漢文化，因此與漢族一樣的是名前冠姓，從而他們的親名前聯型的聯名制就未嘗與漢文化無關。換句話說，日本人原來的聯名制可能是一如『高山族』而是親名後聯型的。不過，這只是根據現有的材料想到的一點意見，問題的究竟自然仍待進一步的探討。

第四，除了聯名現像，我們在譜例上也看到祖孫同名現像、以及由於聯名且同名而形成的顚例排列的現像。如譜⑬祖名通具，孫名實具；譜⑧祖名義光，孫名清光；

譜⑤祖名義長，孫名之長。甚至祖孫的聯名完全相同，如譜⑮二四兩代同名胤綱。尤其是下列的一個譜例：

賴通→師實→師通→忠實→忠通→基實→基通→家實→家通（頁十三，藤原氏譜）

不但顯然是交替的孫從祖名制，沒有一個例外，同時在嚴格的聯名原則下，可能原來更有下列的一種譜式：

賴通→通實→實通→通實→實通→通實→實通→通實→實通

而這也就是見於『高山族』、非洲西陸克族的那種顛倒排列的聯名現像了。但是原譜所以不呈這種規律的現像。却可能是與父或子的異名有關的。

## （4） 聯名制在印度

胡適之先生所著藏暉室劄記卷五頁三一一『印度無族姓之制』條說：

> 與印度某君談，其人告我，印度無族姓之制，其人但有名，無姓氏也。其繼承之次，如父名約翰、約瑟、馬太，則其子名約瑟、馬太、李郤。李郤爲新名，其前二名則父名也。其孫則名李郤、腓立、查爾斯，其曾孫則名腓立、查爾斯、維廉。以此類推。

後來，羅常培先生、凌純聲先生在討論藏緬族與東南亞父子聯名制的時候，都分別的曾加以引述；雖然並沒有進一步的加以討論。這裏讓我們略微的加以補充說明。

這裏姑撇開印度人姓氏有無的問題不談。首先就胡先生提到的命名制來說，這無疑問的是類乎藏緬語族親名前聯型的父子聯名制。雖然就語言系統來說，印度人的語言却屬於印歐語系。如果說印度人與藏緬語族的聯名制型式上的類似是由於地理上的接觸而該是傳播的結果，那麼這說明在民族系統的推證上，聯名制便不是可以做爲論據的一種的文化素質；因爲它跟語系沒有必然的相關性。反之，如果我們不能肯定的認爲印度人與藏緬族聯名制的類似是由於傳播的結果，那麼這證明不同語系的民族是可以分別產生類似的文化素質的。

其次，就約瑟、馬太、李郤與李郤、腓立、查爾斯這兩個名字來說，如果腓立、查爾斯不如李郤一樣的是新名（也就是子名），從而說明子名可以是單名或複名，那麼這種聯名自然是純然的父子聯名制。但是，如果父名約翰、約瑟、馬太的馬太一名是本

名，而約翰、約瑟正如腓立、維廉一名似的也是馬太父親的複名，那麼馬太兒子的聯名(約瑟、馬太、李翎)由於包括了祖名和父名，這便不只是父子聯名，却更類乎藏緬族中麼些族過去的聯名制——清余慶遠所謂『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的那種聯名制、或是凌純聲先生所謂的『三代聯名制』了。雖然正如羅常培先生說的，現在麼些族的聯名制却沒有像余慶遠說的那種聯名現像。同時由於我們不能斷言上述印度人名約翰、約瑟、馬太中的約瑟究竟與前邊的約翰抑後邊的馬太是複名，因此這裏也不能確論印度人是否有三代聯名制。

再次，關於印度人的聯名制，就著者所知，固不如上面說的那樣簡單，同時『印度無族姓之制』的說法，雖是出諸印度某君之口，也似乎頗有可商榷的地方。按，顧家杰氏譯印人 S. R. Ranganathan 所著分類目錄法規一書 (Classified Catalogue Code)(註一)，其中有一段論『印度姓氏制』。據稱，印度人的名字包括着本名、父名、出生或祖居地名、與表示階級或職業宗教地位居地的族名，而這幾種名字排列的順序也因分佈區域而不同。例如十九世紀中葉，北部和西部印度人因效法西俗，把族名當做姓氏，而把其餘的名字當做教名。族名前面常有兩個名字，卽本名和父名；如甘地的名字，Mohandos Karamchand Gandhi，就是依次由本名、父名、族名三者組成的。

又如南部 Telgu、Malayalam、Tamil、Kanarese 等地的印度人，表示階級或族姓的名字每與本名合寫成一個名字，或附在本名之後而在本名之前再附以家名或父名；但有時父名也可不冠在本名之前。此外，如前文所論其他民族似的，印度人也有異名、假名和換名的習慣。

凡此，證明印度人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不但就有族姓(不論其族姓的來源如何)，同時說明正如日本聯名制似的，印度人父子聯名制的父名也是可以聯在個體本名的後面的；這就是說，印度人父子聯名制也是兼屬親名前聯與親名後聯型的。就下文所論歐洲民族的聯名制來說，印度人的語言既同屬印歐語族，他們的聯名制可能原是與歐洲民族同屬親名後聯型，而他們的親名前聯型的聯名制便可能是受隣近藏緬族影響的結果。不過，如果我們認爲聯名型式無關乎語言系統，印度人的聯名原來就是與藏

(註一) 民國三三年十月，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二十號頁四六至五〇。

緬族同屬親名前聯型的，那麼該族親名後聯型聯名制的存在自然就是後來受西方民族的影響結果。總之，這裏我們雖不能確言印度人的聯名制究否爲外來的文化素質，但在這個文化素質的形態上却表現着可能是曾受外來影響而促成的不規律性。雖然就聯名制表現親子的關係來說，親名在子名的前或後並沒有甚麼意義上的差異，從而我們不能斷言在同一社會裏不可能同時創用兩種型式的聯名，但是由於不同的型式對於親子關係辨識上的混淆，這種可能性總該是很小的。

此外，據一九〇三年 C. W. Bradley 氏所著 "Die Patronymica im Alt-Indischen" 一書、及下節所論，也說明印度人至少過去是確有父子聯名制的。

## 四、歐洲各民族所謂的"Patronymy"

如前文所論，芮逸夫先生曾指出歐美人的姓名在構造上與聯名制的類同性(註一)。著者這一節的討論，即在補充芮先生這一看法，且進一步的從 "Patronymy" 一詞的含義及歐洲民族姓氏制度的演變上說明聯名制在歐洲各民族的存在。

"patronymy"一詞（希臘語 patronymikas，拉丁語 patronymicus，法語 patronymique，德語 patronymisch)，就現在廣泛的意思說，就是『父系的姓氏或家族名』(patrilineal surname or family name，德語 Geschlechts name)；同時可以用做形容詞，而指稱子女從父族姓氏的社會型態 (the form of soceity)。如美人類學家羅維 (R. H. Lowie, 註二)說：

我們的家族是從父姓制的 (patronymic)；妻跟兒女都從稱父親的名字。

這裏所謂『父親的名字』，就歐美社會的現行制度說，實際指的就是父族的族名；並不是父親個人的本名。例如 Theodore Roosevelt、他的兒子 Quentin Roosevelt、Kermit Roosevelt、女兒 Alice Lee Roosevelt、以及遠房的堂兄弟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固然都從稱父族的姓氏(卽 Roosevelt)，而後者的太太也同樣從稱夫姓而名 Anna Eleanor nee Roosevelt。這種從稱父族姓氏的習慣，跟我們漢族現在的從姓制度可說完全相同，在歐美社會卽所謂 "patronymy"，也就是『從父姓制』。

(註一) 見頁六五七註(三)同著。

(註二) 1921, Primitive Soceity, chap. IV, p. 60.

但是在進一步的討論下，事實便說明歐美社會現在所謂的『從父系的姓氏』，不但如羅維說的，原來正狹義的指稱『由父名或祖名附加上表示父子或其他親屬關係的詞頭或詞尾 (suffix) 而組成的一種人名』(註一)，而且這種人名也顯然經由聯名制的過程而演變爲姓氏的。換句話說，正如維廉斯把巴布亞人的聯名稱爲 "patronymic surname" 似的，現在歐美社會所謂『從父姓制』原來應該就是父子兼祖孫的聯名制。下面，就讓我們從歐洲民族姓氏的演變上來說明這一事實。

(一)希臘人：在荷馬 (Homer) 或更早的時代，據說希臘人像希伯來、埃及、敍利亞、巴比倫、波斯、和羅馬人似的，原來並沒有姓氏或宗族名(註二)；只有上文所說的那種從父祖名字加上詞尾或其他語音成分合成的個人名字。如 Phocion，卽 Phocus 的兒子；Theophrastus，卽 Theodorus 的兒子。荷馬的"Iliad"史詩裏，也或從父名 Peleus 而稱 Achilles 爲 Peldes，或從祖名 Aeacus 而稱之爲 Aeacides。這裏的"-ides"、和另外的"-ions"、"-iades"、"-eides" 就是附於男人名字後面的詞尾(用於女名的有-ias -is -as等)。此外，據說特別長孫男女常是分依祖父母命名，且有改變名字的習慣。例如 Plato、Theophrastus 這兩位哲人的原名是 Aristocles、Tyrtamus(註三)。

單就希臘人個人名字來說，這種長孫嗣從祖父母命名、換名、以及從父名的情形，可說與現在『高山族』大部分部族的命名制完全相同；除了從父名以外，與賽夏族尤有顯著的類同性。

但是希臘人實際上不只有個人名字，他們『爲了避免由於單名而產生的混淆不辨的現像，更採用了種種補救的辦法，而最通行的就是在個人名字後面附加父名』。例如 Demosthenous 的兒子，由於從父名且聯父名，而稱爲 Demosthenes Demosthenous；Cleinias 的兒子聯父名，而稱爲 Alcibiades Ò Cleinias(註四)。顯然的，這就是我們所謂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了。特別是後一例中的"Ò"，如果不是類乎愛爾蘭人名如 O'Conner 的詞頭，那可能就是表示父子關係而可用或可省的虛詞或中接

(註一)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50, 2nd. edition.

(註二)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46, vol. 19, pp. 685-686, "Names," vol. 21, p. 406, "Patronymic."

(註三)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26, 13th edition, vol. 19, pp. 157-159, "Names."

(註四) Ibid.

詞。這種結構是同樣的見於『高山族』的。如賽夏族聯名 Kaleh-a-Eteh、泰雅族聯名Yaui-na-Omin 的 "a"或"na"，就是可用或可省的(註一)。

此外，除了聯父名以外，希臘人名後面也可以聯所生地的地名、或綽號的。在『高山族』也有這種情形。

(二)羅馬人：大約在共和時代的末季，據說羅馬人就有了一套至少包括着三、四個或三四種名字的複雜命名制(註二)。就名字排列的先後次序說，計有個人本名(praenomen=forename=Christian name)、姓族名(Nomen=Gentile name)、宗支或家族名(cognomen=family name)。此外，有時候統治者再加上一種紀念戰績的名字(agnomen or commemorative name)。這裏，要談的就是姓族名和家族名。

關於羅馬人的姓族名，鮑珊葛氏(Helen Bosanquet)(註三)曾有過下列的說明：

> 族名原是應着我們跟外界沒有密切關係的人的交往需要而產生的。……它跟個人的本名雖然有明顯的區別，但却時常有所轉換；或者本名變爲族名，或者族名變成人名。…羅馬人的姓族名是用來表示個體所隸屬的種族、或是說最廣義的家族。它的起源不一：或依某一共同遠祖的名字、或依家族所居地名、或依其所配備的武器，而分別的命名。這一類的名字就相當於蘇格蘭人的姓族名、或原始部族名、或是我們的一些家族名。一旦姓族擴大，或是個人名字的選擇性較小的時候，光是姓族名和人的本名就會不足區別個體身份之用了。因此就得需要另一種名字，以便進一步的限定個體所屬的集團；於是藉了附加上最狹義的家族族長的名字，這一點就解決了。在羅馬人的社會裏，這種名字不但適用於妻室子女，同時適用於奴隸和所有食客之類的整個父權家族，從而所謂"patronymic"也就這樣的成爲最高與最低階級的人之間的一種約束。

這說明羅馬人的姓族名不僅可源於祖名，同時也可源於父名，而所謂"patronymic"顯然就是『父子聯名』的親名。此外，大英百科全書也稱：

> 羅馬人的姓族名屬於姓族的全體份子、以及跟姓族有任何關係的人。貴族的姓

(註一) 日本人姓名間也有類似的結構，如平の清盛、源の義經；據稱即相當於泰雅族的"na"，也可省略。日學者稱之爲中接詞。見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四卷，頁二二三。

(註二)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nd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註三) 1906, The Family, chap. XIV, pp. 316-318.

族名完全附以 "-ius" (或-oeus、-eius、-eus) 的詞尾，同時可以是一種聯名的名字 (如Iulius 即源於 Iulus人名)。(註一)

關於羅馬人的宗支或家族名，鮑珊葛氏也有說明：

家族名原來也像個人的名字而嚴格的屬於個體的；所不同的，就是這種名字必須在受名者已經過了幼年時代，同時這種名字也不在家族裏稱用…就某種意義上說，它表示的常是純屬個人的一些特性，因此甚至比個人本名更富於個別性；不過，漸漸的這種名字就演變爲遺傳性的，而失去它的個別性。就原來的使用上說，這種家族名很像我們所說的『綽號』。

同樣，大英百科全書也說：

家族名是給予做爲家族或姓族宗支一份子的羅馬公民的一種名字，以便藉此示別於同一個姓族中的各宗族。這種族名或源於地名(如Calatinus Sobinus)、或源於個人形性上的特徵(如 Crassus, Longus, Naso)、或源於個人的本名(如Cossus Agrippa)或演變自本名(如 Sextinus)。

這就是說，家族名除了源於地名以外，最初也只是聯在個人本名後的一種綽號，但是由於這個綽號同樣的可以聯在後嗣的名字後面而代替尊親的本名，因此久而久之，也就演變成家族名了。換句話說，在沒有成爲固定姓氏以前，顯然仍是父子或祖孫聯名制的。這種個人本名後面聯綽號、以及由綽號演變爲姓氏的情形，同樣的見於『高山族』的若干部族。

(三)希伯來與阿拉伯人：據大美百科全書稱：

希伯來和阿拉伯人沒有正式的姓氏，爲了區別同名字的人，前者採用了類乎 Solomon Ben David (=Solomon, son of David)，而後者採用了類乎 Abraham Ibn Esra (=Ab-aham, son of Esra) 的命名法。

這證明希伯來人、阿拉伯人也都有父子聯名制，而且與希臘、羅馬人的同屬親名後聯型。

(四)近代歐洲的其他民族：鮑珊葛氏在敍述羅馬人的姓氏以後，接着又說：

直到後來現代的蓄奴社會裏，我們仍然可以找得到非常類似這種聯族長名

(註一)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字的命名制；不過，現在它所表示的只是大抵限於父母與子女間的親屬關係而已。大凡有由若干世代和若干家族組成的家族集團存在的地方，尤其像蘇俄，就仍可發現這種命名制。由於日常生活上的交往，這時候需要的不再是一種表示個體所屬家族的名字，而是表示該個體究是哪一個兄弟生的孩子的一種名字；例如 Peter, son of Andrew 與 Peter, son of Paul，這樣才可以有所區別。這種命名制普遍的見於家族的名字較少的一些區域，如威爾士。在這種社會裏，必須另有一種命名制，而不是洗禮名與家族名合成的那種姓氏制……最常見的就是個人名字與父或母的洗禮名的聯稱。這種聯名制創用的久遠，是可以從現在姓氏上殘存的一些義指『某子』的詞頭來加以說明的。如諾爾曼英格蘭人姓氏的 "Fitz"、蘇格蘭人姓氏的 "Mac"、和威爾士人姓氏的 "AP" (Pritchard＝Ap Richard, Price＝Ap Rice)。

此外，大美百科全書論人名條也稱：

歐洲大多數的國家現在採用的命名制就是個人的本名 (Christian or baptismal name) 聯上該個體所屬家族共有的族名。這種制度究盛行於甚麼時代，雖不能確說，但是我們相信却找不出證據可以說明盎格盧薩克遜人的家族曾有過世代相傳的姓氏。他們的姓氏是由諾耳曼的冒險家傳進來的，而且很多世紀以來也只限於上層社會。大約到了十二世紀，蘇格蘭人才漸漸的有姓氏。至於威爾士的一些荒僻的區域裏，甚至於竟不能說已經採用了姓氏。關於姓氏的起源，不外乎是個人的特殊形性、階級、職業、所居地、動物或其他自然物類、以及聯名的親名。

在這裏，該書舉出了一些源於人的形性、階級等等的姓氏 (King, Prince, White, Black, Long, Short, Broabhead, Lightfoot, Hill, Forest, Smith, Carpenter etc.)，同時舉出了下列一些源於親名的姓氏如：

| | | | | | |
|---|---|---|---|---|---|
| Andrews | Anderson | Alexander | Sanderson | Sandeson | James |
| Jameson | Jamieson | Jones | Johnson | Jonson | Jackson |
| Williams | Williamson | Wills | Willson | Thom | Thomson |
| Roberts | Robertson | Robinson | | | |

然後，該書接着又說：

> 在其他許多的語言裏，姓氏也是由同樣的起源而演變來的。如德國人的 Schwartz、Braun、Weiss，法國人的 Lenoir、Lebrun、Leblanc，就是英國人的『黑』、『褐』、『白』三姓。而蘇格蘭蓋洛族(Gaels)語的詞頭"Mac"、愛爾蘭語的"O"、諾爾曼法語的"Fitz"、以及德語的詞尾"-sohn"或"-son"、北歐語的"-sen"、俄語的"vitch"等等，也都是類乎英語姓氏詞尾的"son"。…此外，威爾士語的"ap"也是一樣，如 Evan ap Richard (=John, son of Richard)。

此外，同書論"Patronymic"一條也稱：

> 這種源於親名的姓氏在梵語、希臘語、拉丁語裏非常普遍…而拉丁人姓氏詞尾的"-ides"、"-is"就是借自希臘語的。近代語中，如俄、丹麥、德、英各語，都有過附詞尾而源於親名的姓氏。……這種姓氏在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語裏也是非常普遍的(如西班牙人的最常見的姓氏就是Gonzalez,"-ez"即詞尾，意指Ganzalo的兒子)。這種姓氏可源於父、母、祖父、或其他遠祖的名字，而以後者爲最常見。俄國人兼有源於聯父或母名 (Metronymic) 而演變來的姓氏，如 Pavlovna (daughter of Paul)、Pavlovitch (son of Paul)。

最後，應該特別提到的，就是 Earnest Weekley 氏在所著漫話姓氏 (The Romance of Names)一書論源於聯父名爲姓氏的一節裏曾舉出下列的一個譜例(註一)：

> Neil-X→John-Neilson (=Nelson)→Simon-Johnson→John-Simpson (=Sims)

這個譜例不但說明現在歐美社會所謂的"patronymic surnames"就是聯名的親名，而所謂"patronymy"的原義應該就是『父子聯名制』，同時這種聯名制與現在『高山族』的聯名制在型式上也顯然是同屬『親名後聯型』，而幾無差異可言。特別是像 simon-Johnson→John-Simpson 那種由於聯父名且同祖名而產生的交替顛倒的聯名現像，與賽夏族的A-B→B-A→A-B式的聯名現像尤具顯著的類同性。Weekley 氏說：

> 這種姓氏，在沒有地域、財產、或個人顯達的等等外在變因的情形下，可以持續不斷，成爲『化石』，而一直的保存到今日。

實際上，現在『高山族』的聯名系譜可以說就是『化石』，而仍然持續的存在；雖然

(註一) 1914 p. 26, p. 35.

由於『高山族』沒有文字而單憑人的記憶的原故，却已經很多找不到它們的『失去的鍊索』了。

總之，關於歐洲民族的命名制，就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的幾項結論：

(一)古代歐洲的希臘人、羅馬人、近東的希伯來人、阿拉伯人、以及幾乎是整個近代歐洲的英、法、德、丹麥、西、葡、意、俄各國的民族，顯然都曾有過、甚至仍存在着一種個體名字的後面附聯父、母、或祖名，也卽親名，以表示個體的身份族系的命名制；也就是類乎見於中國藏緬族、『高山族』、或其他民族的『聯名制』。

(二)聯在個體名字後面的親名大抵附有表示親子關係或其他關係的詞頭或詞尾，這種親名在英語卽所謂"patronymic"或"matronymic"，也就是『源於父或祖名的名字』或『源於母或祖名的名字』。因此，用這種親名而命名個體後名的命名制，就子名與親名的聯稱情形來說，應該就是廣義的『親名後聯型』的『父子聯名制』或『母子聯名制』。這兩種聯名制有時候且可並存在同一社會，而成爲所謂『親子聯名制』；至少蘇俄和英國是屬於這一型式(註一)。

(三)聯名的親名隨着社會組織的演變，而進一步的可以成爲後來家族或姓族的固定不變的族名，也就是姓氏。因此就廣泛的含義來說，現在英語所謂的"patronymic"或"matronymic"也就實際上指稱的是源於父若祖或母名的"surname"或"family name"，從而所謂"petronymy"或"matronymy"也就由『父子聯名制』或『母子聯名制』演變爲『從父姓制』或『從母姓制』了。

這說明聯名制文化不但廣泛的存在歐洲和近東的許多民族，同時也顯然是各該民族之現在姓氏所由起源的先在制度。關於這種先在制度，據 C, W. Bardsley 稱(註二)，不只僅次於源於地名的姓氏而成爲英格蘭和威爾斯人姓氏的重要起源途徑，而且在十九

(註一) 1901, C. W. Bardsley 在所著"A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Welsh Surnames"序言中，曾指出英人姓氏不少源於母名 (pp. 5-6).

(註二) Ibid. p. 2.

世紀西方學者的研究下，也老早的就成了一種專門的學科，即 "patronomatology"，也即『從父姓學』或『父子聯名學』(註一)。

根據上文三節的分析，事實說明：(一)聯名制顯然是幾乎普遍分佈於歐、亞、非三洲、以及新幾內亞的若干不同種族和不同民族而兼見於古代和現代的一種文化素質。美洲方面，著者現在雖然還沒找到足够的材料，但是却略有線索說明聯名制在美洲似乎不會是獨付闕如的。例如 E. C. Parsons 氏曾提到北美庇瑪 (Pima) 印第安人的五個姓族就有類似西人"patronymic"的族名(註二)。R. L. Ohson 氏曾提到南美秘魯古代因伽人 (Incas) 的姓族 ("ayllu") 也有依傳說中的祖先命名的族名(註三)。根據上節西方民族姓氏的起源、及下節『高山族』聯名與姓氏演變關係的討論，這些美洲土著姓族族名的起源自暗示聯名制至少過去可能是同見於美洲的。關於聯名制的分佈著者相信事實上應該比本文所論的更爲廣泛。這裏不予深論，可留待將來另文探討。

(二)聯名制的分佈雖廣，但就本文所見，各族聯名的型式却顯然有限。如果把人名前或後的詞頭、詞尾或表示親屬關係的聯接虛詞撇開不談，單就親名和子名的聯稱次序、以及親名的性別即屬於父或母名來說，聯名制大約可分爲下頁圖表所列的幾種類型。此外，就理論上說應有親名前聯型偏母子的親子聯名制、狹義及廣義的母子聯名制，但是著者還沒有見到這種材料，因此究否存在，不能確論。至於『夫妻聯名制』，因爲不普遍，也未列在下頁表內。

(三)根據聯名制的分佈區域、時代、以及類型來說，縱然我們不能否認在某一區域的某一時代中這種文化素質有其傳播的可能，但顯然我們却不能堅認這種文化素質完全傳播自同一個中心，從而認爲它是某一區域民族的文化特質。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否認某些區域中某些民族的聯名制可能是分別起源而並行演化出來的一種類同文化。尤其是這種類同性不僅見於聯名制的文化型態，同時也見於它的演化。因爲歐洲

(註一) C. W. Bradhey, 1842, "Patronomatology," 1903, "Die Patronymica im Alt-Indischen;" Barber, 1894, "British Family Names;" Yonge, 1863, "History of Names"(se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註二) "Notes On The Pima, 1626," 1928,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30, pp. 445-464.

(註三) "Clan And Moiety In Native America," 1933, University of Cal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 33, No. 4, pp. 351-422.

各民族的聯名制與姓氏的起源的相關事實是同樣的見於中國的非漢族、以及漢族。下面，就讓我們分別的來討論這一問題。

| 親名前聯型父子聯名制 | | 親名後聯型父子聯名制 | | 親名前聯型偏父子聯名親子聯名制 | 親名後聯型（父子兼可）親子聯名制 | | 親名兼可前聯或後聯型父子聯名制 | |
|---|---|---|---|---|---|---|---|---|
| 狹義的 | 廣義兼祖孫聯名的 | 狹義的 | 廣義的 | | 偏父子聯名 | 偏母子聯名 | 狹義的 | 廣義的 |
| 唐代『六詔』(註一) | 春秋時代諸夏： | 『高山族』： | 古代埃及人 | 藏人 (註二) | 『高山族』： | 『高山族』： | 十九世紀前印度人 | 古代日本人 |
| 藏緬族： | 鄭 | 賽夏 | 阿拉伯人 | | 泰雅 | 阿美 | | |
| 倮儸 | 宋 | 非洲： | 希伯來人 | | 鄒族 | | | |
| 阿佧 | 齊 | 南狄 | 羅馬人 | | 布農 | | | |
| 麼些 | 魯 | 多羅婆 | 希臘人 | | 巴布亞人 | | | |
| 茶山 | 陳 | 巴利 | 中世紀： | | 中世紀英國 | | | |
| 民家 | 蔡 | 西陸克 | 德國 | | 蘇俄 | | | |
| | 晉 | 伊達 | 意 | | | | | |
| | 楚越民族 (註二) | 婆羅洲克雅人(？) | 法 | | | | | |
| | | | 西 | | | | | |
| | | | 葡 | | | | | |
| | | | 丹麥 | | | | | |

## 五、中國非漢族的聯名制與姓氏制度的演變關係

從本文第二節引述的清儒關於聯名制的論著上，我們看到余慶遠說『麼些無姓氏』，董善慶說『先是夷族無姓氏』，毛奇齡說倮儸、窩尼『家無姓氏』，余文儀說番族『無姓氏』；而他們共同的一種看法就是：聯名制似屬誌親疏、辨世系的一種姓氏制度，或者說是一種代用的姓氏制度。這種見解雖然不完全正確，但却多少指出聯名制與姓氏制兩者間的可能關係。茲試分論如下。

### 1. 聯名制不就是姓氏制度

我們說清儒的看法不完全正確，這因爲有聯名制的族類實際上大抵同時另有他們的姓氏，固定的姓氏，因此這說明聯名制還不就是姓氏制度。例如移川高砂族姓名一

（註一） 或謂施浪詔有三代聯名現像，但該族本名命名制不詳，此說似可商榷。

（註二） 春秋時代之諸夏與楚、越民族以及藏人之聯名制，詳後文。

文既指出賽夏與阿美族有『缺永續性』的姓名制卽聯名制，同時指出這兩族也兼有『永續性』的『氏族名』，也卽固定的姓氏制度。此外，布農與鄒族也都兼有聯名制和姓氏制。至於泰雅族，一般則認爲是沒有姓氏的，而移川就持這種見解(註一)。但就著者所知移川在同一著作裏固不止一處的曾提到泰雅族有一種意指『一抹根』，或『同一根元』的親屬集團，卽 "gamil"，且譯稱之爲『氏族』(註二)，同時森丑之助氏也指出北勢、大湖、汶水方面的泰雅人也常以源於祖先居地而得稱的『噶彌爾』的名字來表示他們的家系(註三)。特別是芮逸夫先生曾說過：『噶彌爾』原爲『根』之義卽樹根、草根、或竹根之根，引申而爲一個親屬團體的根源；由同一祖先傳下來的子孫叫做『一個噶彌爾』，類似我們(漢族)所稱的『宗』。移川既認爲『噶彌爾』爲『氏族』，而他所謂『氏族』的名字就是『永續性』的姓氏；逸夫先生既認爲『噶彌爾』類乎我們漢族所謂的『宗』，而所謂『宗族』、或『宗支』的名字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姓氏，那麼類如 Tapilas、Mailax 之類的『噶彌爾』的名字(註四)自然就是姓氏了。因此，移川認爲泰雅人沒有姓氏，這似是欠妥當的。凡此說明『高山族』中有聯名制的部族如賽夏、阿美、泰雅、布農、鄒族，幾乎都同時兼有姓氏制度。

總之，由於所見材料的關係，我們雖不能概然的認爲凡有聯名制的族羣都必兼有固定的姓氏制度，但却可說這兩種制度常是並存於同一社會，從而說明聯名制還並不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姓氏制度。這一事實不僅見於『高山族』、西歐民族，同樣也見於下文所論的藏緬民族。相反的，沒有聯名制的族羣，如『高山族』的雅美族，據說就沒有姓氏制度。

### 2. 聯名制是一種『原姓氏制度』

聯名制雖非卽姓氏制度，但可說是一種『原姓氏制度』。正如淸儒所稱，這種制度固然多少的可以使人從親名上推知子女與其所生父或母的親系關係，從而具有辨世系、誌親疏的姓氏功能，而且根據前章與次節的分析，也說明這種『原姓氏制度』確

(註一) 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册，頁四。
(註二) 高砂族系統之研究第一册，緒言頁四頁二十五；第一章泰雅族頁五九至六十四。
(註三) 臺灣番族志第一卷頁一六九。
(註四)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五期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泰雅族調查簡報，頁三十三。

可進一步的演變爲姓氏制度。不過，這種『原姓氏制度』有時並不由於它演變爲固定姓氏制度而即行廢棄，却仍可與姓氏制度並存廢。此外，由於姓氏可以另外演變自族羣的所居地及其環境中物類的名字，因此也說明聯名制並非是固定姓氏制度起源的唯一途徑。下面試就『高山族』、藏緬族的姓氏起源來分別說明這一事實，從而說明它與西歐各民族姓氏演化上的類同性。

甲、『高山族』的聯名制與姓氏制

(一)鄒族：鄒族現在大抵屬於固定姓氏制度，即移川高砂族姓名一文所謂『有永續性』的姓名制。據番族慣習研究稱，鄒族約包括十六大宗族和三十幾個『氏族』(註一)，宗族或『氏族』的族名附聯於人名之後，而組成姓名。下面是該族的一些姓名：

Yabai- *Niaboiana*ㄙ(=Nia-boi-ana. Nia=Niya, 意指『故、舊、昔』，-ana 爲可用或不用的詞尾)

Tebsugu-*Niauyongana*ㄙ (=Nia-Uyong-ana, Uyong=Uyogu)

Yapsuyogu-*Anuana*ㄙ (=Anu-ana)

Apun-*Yayumagana*ㄙ (=Yakumon-ana)

Pasuya-*Noatsatsihana*ㄙ (源於 Noatsi)

這裏幾個人名後面所聯的姓氏，據移川氏的解釋(註二)，不僅都是源於人名，即各該族祖先的名字——Boi、Uyong、Anu、Yakumon 和 Noatsi，而且似應就是經由聯名制而演變來的。因爲前文曾經提到，番族慣習研究記載鄒族有過『在本名下附添父或母名』的『添稱』制度(註三)，也就是移川高砂族姓名一文所謂的『缺永續性』的姓名制，或我們所謂的聯名制。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上面舉的五個人的姓氏仍然當做人名，那麼他們的『姓名』在結構上跟前文所見『高山族』其他部族的親名後聯型的聯名制固然沒有甚麼差異，同時根據移川高砂族系統資料篇記錄的另外有關姓氏起源的譜例來看，也說明鄒族的姓氏確是起源於過去的聯名制。例如：

(註一) 見該著頁二三二。
(註二) 見高砂族姓名頁三二七至三二八。
(註三) 見該著頁二二一至二二三。

譜160. Moye ♂→Yava ♂→Yava-ʔe-*Yavaiana* ♂→Yapsuyongu-ʔe-*Yavaiana* ♂……

162. Uyogu ♂→Uyogu ♂→Uyogu-*Niyauyongana* ♂→……

Boi-*Niyayongana*

165. Mufoi ♂……Boyu-*Muhozana* ♂→Abai-*Muhozana* ♂→……

175. Amunuana-*Amunuana* ♂→Nautsiu-*Amunuan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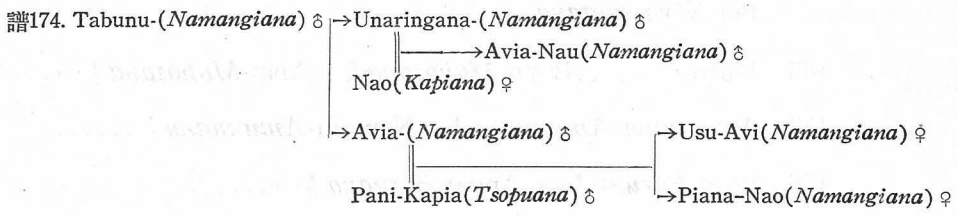
176. Boru-*Boruan* ♂→ Angai-*Boruana* ♂→……

這裏第一譜例的 *Yavaiana* 姓，據移川譜註稱是創用於第二代的 Yava；就第三代的 Yava-*Yavaiana* 的姓名來說，自然就是父子聯名（-ana 是可用或不用的人名詞尾，如譜(174)女名 Piana 在譜(173)即作Pi)。第二例的 *Niyauyongana*，即上例的 *Niauyongana* 姓，也顯然是源於父子聯名而演變來的。第三例的 *Muhozana* 姓，據移川原註稱，源於祖名 Mofoi，且就餘譜所見的聯代同名現像來推證，如果不是就源於 Mofoi 的父名，那麼該就是源於 Mofoi 的兒子聯父名的結果。其餘的兩個譜例的姓氏，如果不是源於第二代的聯父名，則應源於第一代的父子聯名。換句話說，這兩個譜例 (175, 176) 第一代的姓氏應就是更前一代的父名。此外，根據第二例第四代的人名，Boi，也證明前面舉的 Yabai-*Niaboiana* 的姓氏 *Niaboiana*，應該是源於前代的親名 Boi 而演變來的。

這就是說，就開始創用姓氏的那一代而論，如果我們認爲上述 Yava-*Yavaiana*、Uyogu-*Niyauyongana*、Boyu-*Muhozana*、Nautsiu-*Amumuana*、Angai-*Boruana* 是五個人的『姓名』，却勿寧說實際上就是『聯名』，而那五個人的『姓氏』應就是聯名的『親名』。不過，我們所以不認爲聯名制就是姓名制，或者說不認爲聯名的親名就是姓氏的原因，這由於二者間不僅有着本質上的差異，同時也存在着演變上的先後程序；聯名在先，而後才可以但非必然的演變爲姓氏。在前一階段中，族屬世代間呈交替聯名現像；在後一階段中，後嗣族屬聯代的稱用某一祖先的名字而沿用不變，形成從祖名爲姓氏的固定姓氏制度。如果以固定不變的姓氏制度爲準，那麼聯名制可說是一種世代交替可變性的『原性氏制度』。這種『原姓氏制度』，跟個人名字合起來說，就是移川高砂族姓名所謂的『缺永續性的姓名制』；而固定姓氏制度也就是他

所謂的『永續性的姓名制』。

前文說過，聯名制在已經演變爲固定姓氏制度以後仍可殘留。下面所列高砂族系譜資料篇的一個譜例就是一個證明：




上譜括弧裏的名字是姓族的族名。除了第一、二兩代的父子三個人和第二代 Unaringana 的配偶 Nao 以外，餘者如第三代的堂兄妹三人(即Avia-Nao、Pani-Kapia、Usu-Avi)以及他們的尊親 Piana-Nao 的名字顯然仍保留着聯名的現像。尤其就 Piana-Nao的姑娌即 Nao-(*Kapiana*)的名字來說，Piana-Nao♀ 無疑的應是母子聯名制。此外，由於移川系譜上O與U標音的時常相混(如譜288阿美族*Tsiopur*姓或作 *Tsiopor*；泰雅人名 Omin 或作Umin，Okan 或作 Ukan 等)，第三代的 Avia-Nau♂ 也可能就是 Avia-Nao，因而也是母子聯名。至於第三代的兄妹二人 (Pani-Kapia、Usu-Avi) 的名字看起來所以與他們的父或母名無關，這可能是由於另外的命名習慣促成的結果。據番族慣習研究稱(註一)，鄒族有本稱與幼稱之別，而幼稱常是由本稱的音節訛略而成的，如 Uyogo 就是Uyongu 的幼稱。因此，Usu-Avi 也許就是 Usu-Avia；果然的話，也就是父子聯名。Pani-Kapia♂ 雖不能確知爲父子抑母子聯名，但是他的後名却可證明他的伯母 Nao 的姓氏，*Kapiana*，也應該是演變自前代的聯名。

總之，從上文的分析我們證明現在鄒族的姓氏不但頗多源於聯名制，而且從系譜資料上證明鄒族過去的聯名制應屬於親子聯名制。雖然現在一般認爲鄒族是由父系姓族組成的部族；只有固定姓氏制度而沒有聯名制的。

(二)布農族 (Bunun)：布農族現在也是包括若干姓族且有固定姓氏制度的一個族羣。他們的姓氏附在人名之後，在移川高砂族姓名分類上屬於『永續性的姓名制』。例如：

(註一) 見該著頁二四九。

Sobale-(*Alaivan*)♂，Sobale-(*Payanan*)♂，Sobale-(*Takesi-Taxayan*)♂

Sobale-(*Takesi-Vaqoan*)♂ ("take"原意指『場所』，"-isi,'意指』出於』)

移川曾指出這裏的幾個姓族的姓氏都分別的源於各該族的祖先名字，卽Aliav、Payan、Taxai、Voaq。此外，在移川高砂族系譜資料篇裏，我們也找到了下列姓氏起源的譜例。如譜130：

Taxai♂ —→1. Biong♂ (後衍爲 *Bainkinoan* 姓)
—→2. ?Daxo♂ (後衍爲 *Takesi?Daxoan* 姓)
—→3. Salizan♂ (後衍爲 *Takesi-Laigazan* 姓)
—→4. Aziman♂ (後衍爲 *Takesi-Taxayan* 姓)

這個譜例一方面說明*Takesi-Taxayan*、*Takesi-?Daxoan*兩族的姓氏分別源於 Taxai 和第二代的 ?Daxo，同時說明這種命名制原來就是父子聯名制。凌純聲先生東南亞的父子連名制論世代排名制一節裏，曾援引布農族的這個譜例，並認爲：『Aziman 之後均以 Taxai 之名作爲世代排名』。這種說法似乎是有待商榷的。因爲"Taxai"在沒有成爲固定姓氏以前，它是聯名的親名，而在既固定之後，則成爲姓氏，不再是『人名』。這與凌先生所舉滇西擺夷土司祖孫歷代同依一個字排名的世代排名(如刀樂硬、刀樂蓋、刀樂寶之類) 是不大相同的。"*Taxayan*"只是相當於刀樂硬之類的姓氏卽『刀』字，而不相當於排名的『樂』字。否則，現在漢族的姓名制便都可說是世代排名制，因爲祖孫歷代都是依着同一姓氏命名。(註一)

我們從姓氏起源的譜例上不僅證明布農族的姓氏應部分的源於聯名制，而且前文曾說過，番族慣習研究也指出布農族至少過去有聯名制。此外，從移川系譜資料篇上也另外可以找到有聯名略遺跡的譜例，雖然在高砂族姓名一文裏，移川却不曾提到布農族的聯名制。例如：

譜132. —→1. Taxai♂ →?Daxo♂ →Ano-Pula♂ →Aziman-Bukun♂
—→2. Ano♂ →1. x♂ → 2. x —→3. ?Daxo-Ale♂ (*Takesitalan*姓)
Ale"♀ (*Isitasipal*姓)
—→5. Aziman-Sikin♂ (*Takesitalan*姓)

(註一) 同樣凌先生把前擧鄒族姓氏起源的譜 (162) 也認爲是世代排名制的例證。

133. IX. 7. Qaisol♂→1. Atol♂→3. Qaisol-Daing♂ (*Tanapina*姓)

135. Qosong-Loqos♂(*Naqaisolan*姓)....→*Q*osong♂(-*Naqaisolan*姓)

136. Taing♂(-*Takesitalan*姓)→Taongan-Pesivias♂→Taing-Maila♂

.....Loqos♀

147. 3. Bukun♂(-*Takesiviliainan*姓)

1. x—→3. Pune♀ (-*Takesiviliainan*)
‖
Suvale-ʔDaing♂ (*Takesiviliainan*)

→5. Ingavang♀ (-*Takesiviliainan*)
‖
Taˣai-ʔDaing♂ (*Takesitalan*姓)

141. Xosong♂ (-*Takesitalan*)→2. Ano-Tsiang♂ (-*Takesitalan*)

146. →1, Salizan♂ (-*Bainkinoan*)→1. Buk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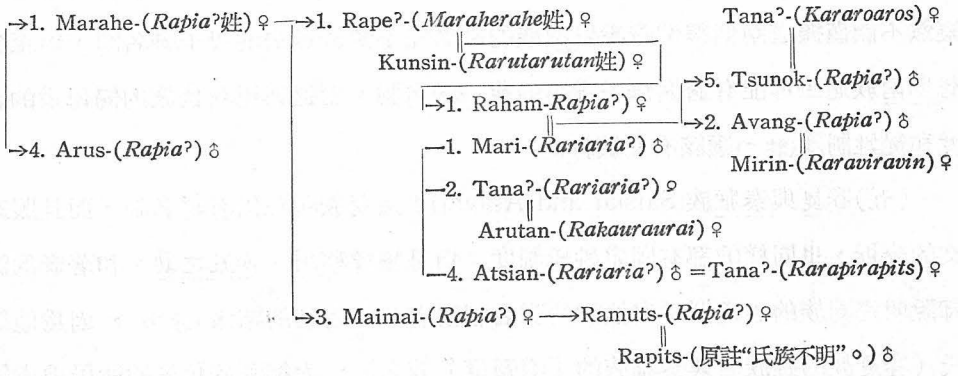
→9. Talimoa♀ (-*Bainkinoan*)
‖
Biong♂ (-*Takesixosongan*) 原註：Lamata-Singsing 之弟。

這裏，譜(132) ʔDaxo-Ale♂ 的後名與他的妻名相同。如果這不是前文所謂『夫聯妻名』的例子，那自然就是母子聯名。換句話說，ʔDaxo 的母親名叫 Ale♀。譜(133) Qaisoh-ʔDaing♂、(147) Suvale-ʔDaing♂、與 Taxai-ʔDaing 三者的後名可能就是(136)的 Taing♂ (因爲D與T的標音也容易相混)，因而三者的聯名自可能是父子聯名。譜(135)的 Qosong-Loqos，如與(136)的女名 Loqos 比較，也可能是母子聯名。此外，Aziman-Bukun♂ 的後名見於譜(146)、(147)，Lamata-Singsing♂ 的後名見於譜(151)，都是男名；這說明這兩者的聯名也可能是父子聯名。總之，由於布農族有夫聯妻名或妻聯夫名、改名或異名習慣，這裏的聯名雖不能確言都屬父子或母子聯名制，但其中可能有親子聯名現像似是無可疑的。

(三)阿美族 (Ami)：阿美族現在是偏母系的社會，有偏母子的親子聯名制和偏母系的姓氏制度。而他們的姓氏，據移川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一冊稱(註一)，也不少是源於祖名，比起鄒與布農兩族的姓氏，尤多源於母系祖名。例如：

(註一) 第八章頁四七九。

*Raraviravin* (Ravin, 兼用做♂♀名)，*Raramuramo*(Ramuro, ♂♀)，*Raroas*(Aros♂)，*Rarapirapits*(Rapits♀)*Rapia?*，(Rape?, or Pia, ♂♀)，*Rarutarutan*(Arutan♂)，*Rarihurihun*(Rihun♂)，*Maraherahe*(Marahe♀)括弧裏就是姓氏所由演變的人名，而其中大多數是見於移川阿美族的系譜的。如Ravin 在譜(281)、(293)、(299)、(302)中出現約有十次；其中八次用做女名。Rape? 在譜(299—304)中出現八次；除兼用做男或女名外，且有一次正做 Rapia。Rapits 在譜(300—304)出現七次，都用做女名。此外，Arutan、Marahe 同見於譜(303)，而同譜有"Arus"一名，應卽上表中的"Aros"。特別是譜(303)，人名與其演變的姓氏並列，可說是姓氏演變自聯名的最好例證。如：




在這個譜例上，我們找到幾個人名及其演變的姓氏，卽：Rape?, *Rapia?*; Rapits, *Rarapirapits*; Arutan, *Rarutarutan*; Marahe, *Maraherahe*;以及*Raraviravin*。此外，Tana?-*Kararoaros* 的姓氏可能就是 *Raroaros* 姓的變稱。而 Arus-*Rapia?* 的本名也許就是 *Raroaros* 或 *Kararoaros* 姓氏所由起源的人名，也卽 Aros。最後，值得注意的，就是 Rape?-*Maraherahe*♀ 的姓氏顯然是由 Rape? 的母名 Marahe♀ 演變來的，也就是說，是演變自母子聯名。雖然，Rape? 的子孫却仍可從其母系祖母的姓氏，Rapia?，而並不一定從其母或父姓。

(四)卑南族 (Puyuma=Panapanayan)：本族現在既沒有聯名制，同時也沒有完全固定的姓氏制度；只有近乎可變性姓氏制度的一種『家名』制度。這種『家名』可由於家族的分戶、或遷居而隨時更改，因此在移川高砂族姓名一文裏也就稱之爲『中間永續性』的姓氏制度。

卑南族的家名，據番族慣習研究稱，也頗多演變自祖先名字的(註一)。此外，在移川系譜資料篇也找到有關姓氏起源的譜例。如：

270. ʔAlangraqan♀→Canavas-(ʔ*Arangiyan*姓)♀

167. Tikalai-(*RaʔRaʔ*)♀→Gilauis-(*Rumuruman*姓)♂

166. Sumurugai-(*Mavariu*)♂→Rumuruman-(*Mavariu*)♀

據移川譜註稱，譜(270)的家名，*Arangiyan*，創用自第二代的 Canavas；如果這個家名是演變自 ʔAlangraqan 的話，那麼第二代的姓名，Canavas-(ʔ*Arangiyan*)，便意味着該族過去是有過母子聯名制的。同樣，譜(167) Gilauis-(*Rumuruman*)♀ 的姓氏，據譜(166)證之，不但說明是源於女名，而且也暗示是源於母女聯名制。我們縱然不能僅據這兩個譜例證說卑南族的家名完全源於過去的母子聯名制，但至少可推想卑南族過去可能有過偏母子聯名的親子聯名制，而這與現在該族的偏母系的親屬制度和從姓制度(註二)應該有相關性的。

(五)賽夏與泰雅族(Saisiat and Atayal)：這兩族現在仍有聯名制，而且照著者前文的分析，也同樣的都有固定姓氏制度。但是根據移川、森丑之助、和著者的調查，却說明這兩族的姓氏似乎與他們的聯名制沒有甚麼密切的關係(註三)，因爲他們的姓氏（賽夏族的姓族名與泰雅族的『噶瑪爾』族名），大都源於祖先的所居地或居地中物類的名字。只有賽夏族的"*Babaaj*"姓有源於人名"Baaj"的可能。

根據這一節的分析，事實說明：『高山族』中某些族羣的多少固定的姓氏制度雖非必然的演變自聯名制，但後者却顯然是常是前者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演變的過程來說，大抵最初是親子世代間呈交替的聯名制，繼而歷代後嗣同依某一祖名爲姓氏，於是形成固定的姓氏制度(卑南族的家名制似介乎兩者之間而屬於半固定性的)。

總之，從這一節的分析結果，『高山族』的姓氏制度照移川的分類說，計分爲三類，卽『有永續性』的固定姓氏制度、『中間永續性』的可變姓氏制度、和『缺永續

(註一) 見頁二三三至二三六。

(註二) 參閱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三期頁十五，衞惠林、陳奇祿、何廷瑞著臺東縣卑南鄉南王村民族學調查簡報。

(註三) 參閱移川高砂族姓名、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第一册；森氏臺灣番族志卷一頁一六九至一七五；著者賽夏族的個人命名制。

性』的聯名制或著者所謂的『原姓氏制度』。這三類制度不但代表着姓氏制度演化的三個階段，而且前兩類的姓氏顯然都可源於缺永續性的聯名制。但聯名制並非姓氏或家名起源的必然途徑，『高山族』的姓氏或家名正如其他民族的姓氏也可源於祖先的居地、或居地中的環境物類。例如：

*Sagoana* (布農族，原意指一種篠竹)　　*Vatilivayan*(布農族，源於 Valile 居地名)

*Take-unan*(布農族，源於地名Hunan)　　*Sagoana*(鄒族，原意指一種篠竹)

*Shaina?asu*(賽夏族，源於居地盛長的芎樹Asu)　*Kamurari*(賽夏族，源於蟬鳴Rarai)

*Tsi-itsup-ai*(阿美族，源於地名)　　*Kiwit*(阿美族，原意指一種草)

*Jiguroro*(排灣族，源於家居壓林深處)　　*Mavariu*(排灣族，源於居住地的一種樹木Vasrui)

*Poraporan*(卑南族，源於檳榔樹之林)　　(以上依移川高砂族姓名)

## 2. 藏緬語族的聯名與姓氏制度

(一)倮儸族 (Nosu, Niehsu)：前文說過，學者一般認爲倮族沒有姓氏制度。但是我們僅根據馬學良先生曾稱『倮夷無姓氏』的那篇論文的標題——從倮儸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制度，固然就可證明倮族有『氏族名稱』，也就是姓氏，而且從該文的討論上也更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按、馬氏稱：

> 我檢閱倮經中記錄較早的祖先名字，在每一氏族譜系中，其第一代祖先的名字上則冠以動植物或自然現像的表徵……此種鳥獸植物河川必爲該氏族之圖騰標幟。其後裔之名，卽根據其祖名連名而下；表示其屬於該圖騰之後裔(註一)。

又在論近代倮人『氏族名稱』一節稱：

> 倮族古代曾實行圖騰制度，似無疑義。但這種制度現在倮區中已不多見，我們僅由近代倮族氏族名稱上推測，似尙可見爲氏族圖騰制度之遺跡。我僅就武定倮區氏族名稱列表如下：

| 氏族名稱 | 都卑普(註二) | 對素普 | 阿魯普 | 那普(餘略) |
|---|---|---|---|---|
| 釋　義 | 蜂　族 | 烏　族 | 麞　族 | 黑族 |
| 假借漢姓 | 張　姓 | 張　姓 | 張　姓 | 張姓 |

(註一)　見該著頁。

(註二)『普』卽『族』之意。

顯然的，這裏馬氏所謂『祖先名字』上的『圖騰標幟』，卽具山川物類形色之義的名稱，就是倮族的『近代氏族名稱』之類的族名或姓氏。換句話說，倮族在經典的傳說時代和近代都是有姓氏的，而他們的姓氏正如『高山族』姓氏似的，也可能只是依各族所居地的生態現像而命名，却不一定關係着甚麼圖騰信仰。著者的這種看法從前文提到的馬松舲氏涼山倮族的系譜一文是可以得到補充說明的。

按，馬松舲氏所著一方面指出至少涼山倮夷的姓氏與圖騰信仰無關，另一方面指出在倮族漢文姓氏裏，除了『由漢官賜姓』、『依氏族之所在地』、與隨意『擇一漢姓』而起源的三類姓氏以外，另有兩類是與祖名有關係的。他說(註一)：

(一)有依祖名音譯而爲姓氏者，如涼山東部的 "A Chou"族之姓朱，與黃螂、馬邊"A Lu"族之姓盧是。

(二)有依祖名義譯而爲姓氏者，如滇北"Ba Ha"族與雷波"A Lu" 族之姓龍，雷波"A Ny"族之姓侯(由猴轉音)，"Gue Z"族之姓李，越嶲"A Chih"族之姓羊是。

馬氏所謂『音譯』、『義譯』是指漢姓說的，而我們所要討論的却是那些從祖先名字演變來的倮族原語姓氏。

根據前文的討論，類乎"A Chou"、"A Lu"之類的源於祖名的姓氏固然可以推想是源於倮族的聯名制，而且事實上馬松舲氏在他調查的系譜上就有很多譜例說明現在倮族的『氏族』族名是演變自聯名的親名。馬氏把涼山倮族分爲兩大『氏族系族』(Clan system)，每一『系族』各包括若干『氏族』(Clan)。例如下面是孤紇系族的部分系譜：

Ngo-A-Gu·Heu
- →Gu·Heu-Pú·La-→Pú-·a-He·La→He·La-*A·Du*(阿都族)→……
- →Gu·Heu-Ni·Niu→Ni·Niu-*A·Su* (阿蘇族)
- →Gu·Heu-Ma·Bi→Ma·Bi-So·Gu-…·La·Wu-*A·Chou* (阿著族)→…
- →Gu·Heu-A·Ve→A·Ve-Mo·Tsu→……Hu·pu-*Ni·Sho* (聶劭族)→……

這裏說明孤紇這一系族到了*A·Du*、*A·Su*、*A·Chou*、*Ni·Sho* 這四個人以後，就分別的成爲四個『氏族』，而且就用這四個人的名字當做了固定的姓氏。雖然他們的後嗣却一直到現在仍持續的使用着父子聯名制。這裏的 "*A·Chou*" 應該就是馬氏說的

(註一) 見頁六五四註(四)。

『朱姓』，而"A"字應該就是人名前的詞頭了。此外，類似的譜例很多，自無需枚舉。凡此，證明倮族不僅有姓氏，而且他們的姓氏與聯名制也顯然有密切關係。因此，馬松舲氏也說：

羅夷則初時只有人名，由人名而產生氏族。直到近代始模仿漢族而有姓氏。雖然馬氏這段話却失之含混，而不完全正確的。首先因爲馬氏所謂『氏族』，在這裏實際上就是『氏族名』，『氏族名』就是姓氏。因此不能說直到近代才有姓氏（直到近代才有的姓氏應該是漢姓）。第二、倮族既有『依氏族所在地而爲氏族之名或姓氏者』，因此也不能說『羅夷則初時只有人名』。

(二)麼些族 (Nashi)：本族一如倮族，現在仍有父子聯名制，但學者頗認爲沒有姓氏制度。但據麼些經典所載，該族現分四大宗支，而這四宗的姓氏就是由祖名演變來的。例如：

里爲—糯于→糯于—伴普→伴普—于→于—哥來→哥來—秋→ { 閂(MɛJ) / 何(HoJ) / 柬(ʂvʔ) / 葉(IʌJ)(註一) }

閂氏一宗分佈滇省的永寧、若喀一帶，何氏分佈北地一帶，而柬、葉二氏之後大多分佈麗江（但漢姓爲和、木二姓）。

此外，據李霖燦兄所著母系社會一文(註二)稱：

永寧的麼些人每一『門戶』有自己的家名，如補沙、勞狀等等。這家名多半是兩個字，而且是永遠不變更。

這種永遠不變的家名自然就是姓氏。這種姓氏不僅比起宗支的姓氏似乎更富於原語性，而沒有漢化的痕跡，同時也未嘗沒有源於人名或聯名制的可能性。因爲據李氏說個人的名字現在也『多半是兩個字』音的，而且現在麼些族仍然有聯名制。

(三)茶山人 (Kachin, Chingpaw)：本族現在仍有聯名制。據韓森氏 (Rev. O. Hanson) 茶山人的風俗與傳說一書稱(註三)，該族包括五個首領的家族集團，而他們

(註一) 李霖燦氏麼些文字字典序言。
(註二) 大陸雜誌第一卷第四期頁十六。
(註三) 1913, The Kachins: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p. 13, "Origin of Kachin Families."

的家族名也是源於各該族的祖名。如：

| | | | |
|---|---|---|---|
| 始祖名 | Mărip·Wa·Gunyà | Lăhtaw·Wa·Lawn | Lăhpai·Wa·La·Tsan |
| 族　名 | *Mărip* | *Lăhtaws* | *Lăhpais* |
| 始祖名 | Tsit·Wa·Ju·Hkum | Măran·Wa·Ningshawng | |
| 族　名 | *N-Hkum* | *Mărans* | |

這裏不僅說明茶山人五大家族的姓氏源於祖名，而且五祖的名字跟前舉茶山人的聯名譜例比較，也顯然是聯名的結構。此外，據韓森所舉分隸五大族系的小家族名稱(註一)與茶山人的聯名的比較，如下表所示，也說明這些小家族的族名原來可能就是聯名：

| 茶山系譜所見的聯名 | 韓森所舉的家族名 | 家族名可能相當的聯名 |
|---|---|---|
| Kyang-Bau | *Hpaugan* | Hpau-gan, (Bau-Gan) |
| Yang-Lawn-Lik | *Kamhawn* | Kum-Bau |
| Ding-Law-Waw | *Hpaulawn* | Hpau-Lawn (Bau-Lawn) |
| Waw-Law-Jang | *Hpauyawn* | Hpau-Yawn (Bau-Yawn) |
| K'um-Kwo-Zik | *Hpaujang* | Hpau-Jang (Bau-Jang) |
| Yawn-Sau | *Lumyang* | Lum-Yang (Lawn-Yang) |
| K'aw-Lang | *Kumting* | Kum-Ting (K'um-Ding) |
| | *Lawhkum* | Law-Hkum (Law-K'um) |
| | *Mălang* | (Ma+) Lang |

這裏，我們看到中列家名的某些音節構造與左列的聯名中的名字，如Yang、Jang、Yawn、Law、Lawn、Lang之類，可說是完全相同的。而家名中的*Hpau*、*Kkum*、*Ting*可能就是人名中的 Bau、K'um、Ding；只是標音上有清或濁與吐氣或不吐氣上的不同而已。如果我們這種推測不錯的話，那麼中列的家名便可能應如右列的型式，而原來大多數就是聯名。只有 *Hpaulawn* 和*Málang*可能是單名；因爲"Law"或"Lawn"似屬可用或可省的詞頭，而"Mă"也可能就是韓森所說的幼兒名前常冠的詞頭"ma"(註二)。

總之，如果我們說茶山人的某些家名的起源，正如倮儸、麼些兩族似的，同樣與

(註一) Ibid. pp. 219-222, Supplement II, Family names.

(註二) Ibid. p. 174, Names.

他們的聯名制有關，這應該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四)藏族 (Tibetans)：學者雖或認爲父子聯名制是藏緬語族的文化特質，但迄今却甚少有人提到西藏人的聯名制，茲試就所見說明藏族至少過去不僅有聯名制，父子兼母子的親子聯名制，而且他們的姓氏同樣也與聯名似有密切關係。

按，現在的藏族據說就是漢代所謂的羌人(註一)，而現在四川西北的羌民據說就是西羌的遺裔。那麼據後漢書西羌傳稱：

西羌本出自三苗……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

這裏所謂『以父名』爲種號自暗示康藏語羣的藏人、羌民很早就有父子聯名制的。

其次，更據馬長壽氏康藏民族之分類種系體質及社會組織一文稱(註二)：

> 於此當先略述康藏的宗族制度。大體言之，宗族制度在(他們的)農業民族內較爲發達；他們有宗名，有家名，有人名。尤其酋長或貴族階級，此種分別更爲明顯。遊牧民族，部族的觀念比較發達…所以他們大致只有部族名與人名；宗名與家名都很少見。例如羌塘的牧人名叫梭羅 (So-Lo)，他沒有家名。如果强問他的兒子巴登(Purdung)說：你是誰家的？他只好指出父親的人名說是梭羅家的，但他不能稱爲『梭羅巴登』。因爲梭羅死後，他的家成爲巴登的家了。

姑撇開宗名不談，就梭羅的兒子的命名來說，如果梭羅還沒有死，而他的家也沒有成爲兒子的家的時候，那麼巴登爲了表示他的家系，當然就可以聯稱『梭羅巴登』了；而這當然也就是『以父名爲種號』的『原姓氏制度』，也就是藏緬語族親名前聯型的父子聯名制了。馬氏所以認爲不能稱梭羅巴登，這可能是就現在漢族的固定姓氏觀念而爲之說的；因爲現在漢族的家名是不因尊親的存亡而改變的。

除了上述馬氏的材料，我們從民國初年英駐大吉嶺領事金氏 (Louis Magrath King) 的藏籍夫人，Runchen-Lammu (Rin-Chen Lha-Mo) 所著我們藏人一書(註三)裏也找到聯名制的跡象。她說：

照西方人稱用姓氏的觀念來說，我們藏人是沒有甚麼所謂姓氏的。假如我們要

---

(註一) 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芮逸夫先生中國民族；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册頁十三至十四，白眉初中國人文地理頁十九。

(註二) 1946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五期頁四五至七六。

(註三) 1926, We Tibetans, chap. X, pp. 135-136, "Children-Names-Games."

想知道某人是誰，就問他的父親或母親是哪一家。例如有人要問我的話，我就回答：我是父親 Kha 或母親 Sema-Nongla 家的 Rin-Chen Lha-Mo。…不過到過外邊去的藏人却學會了僅僅稱用人名的習慣；把人名的第二個名字當做了姓氏。…我總覺得藏人果然像你們西方人那樣要稱姓氏的話，最方便的莫過於就用父母的家名。以我來說，我就該姓Kha。

這裏所謂『家名』，如果就是像馬長壽先生所舉的例子而就是父名或母名的話，那麼這說明藏人不僅可能有過聯名制，而且至少有過偏父子聯名的親子聯名制；這與西羌傳『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的說』法也就頗相符合了。

如果我們認爲『家名』不一定就是父或母名，從而子女聯稱家名就未必反映着聯名制，那麼更據馬長壽先生康藏民族分類一文在論巴登命名一節後，繼稱：

但他的部族是康薩部，你却可呼他爲康薩、巴登。或他的酋長名南穆楚，你也可以稱他爲南穆楚、巴登。酋長或貴族的宗名與家名在起初或者以他們祖先的名字爲其宗或家名。這種命名的歷史很早，後漢書西羌傳即言『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名爲種號』。今藏族中之南穆楚族、蘇族、納族蓋由於此。…宗名與家名之分，前者乃由後者擴充而來；與漢人的家蕃衍而爲宗，沒有兩樣(註一)。

這證明現在藏人的固定宗名和家名、甚至部族名却很多正是源於祖名，而所以依祖名爲姓氏，自然就是由於聯名制的結果。雖然正如前文所論其他族類似的，據馬氏說藏族的宗名家名也並非完全源於祖名，而也有的是源於祖先所居地、或所居地的生態情況的。至於以貴族酋長的名字爲宗名或家名的從姓習慣在古羅馬社會和『高山族』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羅馬人的父系家族(包括妻、子、奴隸、與附庸者)就依族長名字爲姓氏(註二)。卑南族和排灣族可以所屬集團的『屬家』名爲姓氏；布農、鄒族可以宗屬系名爲姓氏(註三)。

根據本節的分析，我們可以說藏緬語族中某些族羣的姓氏制在演化上跟西歐民

(註一) 見上頁註(二)。

(註二) 1906, Helen Bosanquet, The Family, p. 137.

(註三) 番族慣習研究第四册頁二三〇至二三一。

族、『高山族』的姓氏制度顯然是相同的；姓氏既可演變自祖名，即聯名的親名，同時也可以演變自所居地的地名或居地的生態物類名稱。如果固定姓氏制度是起源於異族間的接觸，而可說是用以表示族類的宗姓系屬的一種『族外姓氏制度』("exo-clan naming System")，那麼聯名制可說就是用以表示族屬與其所生父母的血緣關係的一種『族內姓氏制度』("endo-clan naming system")，即一種可變性的『原姓氏制度』。因此，這兩種制度就可以同見於一個族屬集團，而並存不廢。特別是當着該社會集團個體同名的現像盛行的時候，聯名制的存在似乎是更屬必須的，因爲聯稱上父或母名，便多少可以藉此區別同名的個體的身份了。

## 五、漢族的姓氏與『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

### 1. 漢族姓氏制度略述

依照現行詞典上的解釋和我們現在的姓氏觀念來說，所謂『姓氏』也就是『姓』或『氏』，而這三個語詞的含義都是指稱表示家族或宗族的親系關係而原則上固定不變的一種標幟或族名 (surname, family name, clan name)。此外，由於現在漢族的父系親屬制度，而姓氏制度也是『從父姓制度』(Patrilineal family name system, or Patronymy)。

但是『姓』、『氏』二字在先秦文獻上既非義指表示族系的『族名』，同時先秦的姓氏制度也跟現代的姓氏制度並不相同。

據著者的考證(註一)，先秦文獻上所謂『姓』既不就是『氏』，而且兼具『子、族、民』三義，故可連言『子姓』、『族姓』、『民姓』。就『子、族』二義來說，後嗣是父母的子姓，也是族祖的族姓，因此同生自一祖而有血緣世系關係的族屬就成爲一族一姓、或同族同姓的親屬集團。這種親屬集團有其專用的族名或『姓名』，如姬姓、姜姓、嬀姓之類；其組織相當於人類學上所謂的"Clan"或"gens"，因此著者就把這一類的親屬集團，即『姓』或『族』，曾擬稱之爲『姓族』(也就是迄今學者素所誤稱的氏族)。民姓一詞常用以指邦國的人民，故每與百姓一詞互言；而百姓也即萬姓、羣姓，泛指各族的族屬。

(註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頁四〇九至四四二，姓字古義析證；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輯頁九十至一〇一，左傳因生以賜姓解。

至於先秦文獻上所謂的『氏』，如神農氏、軒轅氏、夏后氏、殷商氏之類的『氏』，大抵義指天子邦君至於諸侯卿大夫的邦國封邑而言，在組織上是由若干姓族組成的一種政治領域的社會集團，族屬間沒有必然的血緣關係；相當於人類學上所謂的邦國(state)、或部族聯盟（tribal league)、或部族組織(視其集團組織的大小而定)，著者曾擬稱之爲『氏族』(因此學者素所採用的氏族一詞便不適於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組織)。

這就是說，古代所謂『姓』、『氏』係分指不同的社會集團組織，卽姓族和氏族，而我們現在所謂『姓』、『氏』、或『姓氏』却都用爲指稱姓族、氏族、或家族族名的同義詞，而混言不分了(爲了區別起見，下文凡連言姓氏，卽指姓族名)。這種演變大抵始於漢代，其起因不僅由於觀念上名實的混淆，而且與戰國以來姓族氏族組織的破壞、以及姓氏制度的演變尤有密切的關係。社會集團組織演變的問題在這裏不容討論，茲僅就姓氏制度的演變略予分析如下。

(一)如上文所論，現在我們所謂『姓氏』、『姓』、或『氏』統指表示家族或宗族親系關係的族名；在含義上這幾個語詞並沒有區別，因此可以混言不分。但先秦時代由於有姓族與氏族之分，因此如鄭樵氏族略序說的，也就有『姓、氏之別』，從而『姓不可呼爲氏』。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姬姓、姜姓之類的族名與軒轅氏、神農氏之類的族名等量齊觀而混言不分的。實際上，姓族族名才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謂的姓氏，而氏族名由於是邦國封邑的名稱，却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國名。

(二)就稱用的習慣說，我們現在的姓氏制度沒有甚麼『兩性差異』，也就是說，男女都稱用姓氏，而且是聯稱在人名前面。但先秦、或至少是春秋時代却並不如此；照前代姓氏學家的說法，唯有『女子稱姓』，如穆姬，武姜、厲嬀、敬姒、辰嬴之類，而且是姓氏附在名後。至於男子，通常大抵單稱名、或聯稱名和字，而貴族則多冠稱氏族名。照我們現在的觀念說，男子並不稱用姓氏。爲甚麼女子獨稱姓氏？這是否與當時的親屬制度有甚麼相關性？而附在名後的姓氏又如何演變爲現型的姓名制？這是需要進一步來加以探討的。

(三)現在的姓氏制度是『從父姓』的，凡家族或宗族的族屬概從父族的姓氏。但先秦時代似並不完全如此。如春秋魯昭公，據左傳昭十一年稱，卽爲歸姓，而這應該是『從母姓』的結果，因爲昭公的母親齊歸是歸姓。此外，帝舜所以爲姚姓或嬀姓，

帝禹所以爲姒姓而又是黃帝姬姓之後，黃帝的後嗣所以分爲十二姓，以及其他許多古代帝王所以每每有兩個不同的姓氏；其最可能的解釋，應該就是從母姓制度的結果。假如我們認爲僅根據魯昭公一例而作的推論是過份的，那麼事實說明這種從母姓制度却仍見於漢代；著者及牟潤孫先生曾先後有所討論（註一），茲舉數例以資證明。如呂后的外甥扶柳侯從母姓而叫呂平，武帝太子從其母衞子夫姓而名衞太子，戾太子的兒子從其母史良娣姓而名史皇孫，淮南王的太子從母姓而名蔿太子，平陽公主從母姓而名孫公主（嫁騰顗，而子亦從母姓）、齊厲王母紀太后所生女稱紀翁主，而景帝的後嗣從五母姓因分爲五宗。凡此說明漢代的姓氏制度雖大體無異於現代的，但顯仍保持相當濃重的母系色彩，而這無疑應是承襲的先秦社會制度的遺風。因爲僅據近期牟潤孫先生的研究而論（註二），至少春秋時代確還保存着不少母系社會裏常見得到的現像。因此，春秋時代一如漢代的兼有從母姓制度，這應該是沒有甚麼疑問的。

(四)漢族現在的家族或宗族組織無疑的應是古代姓族組織的遺緒。但由於古代氏族組織的存在、以及戰國以來社會組織的演變(舊的氏族與姓族組織的破壞、及新的姓族組織的形成)因此就起源上說，現在漢族的姓氏却非完全演變自先秦時代的姓族族名；甚至可說大部分是源於氏族名。特別由於氏族是邦國封邑之類的政治領域集團，常包括着若干不同的姓族，因此最初所謂姓氏也就不像現在似的一定關係着血緣族系。例如現在的魯姓，照前代姓氏學家的說法，應即所謂『以國爲氏』、也就是用國名爲姓氏，而至少可能是源於春秋的魯國；依著者的說法，也就是魯氏族。按魯國的族屬，據左傳成王封伯禽的故事說，至少包括周民族中的姬姓和殷民族的子姓，而『姬』、『子』才是這兩族原來的姓氏。但是這兩族的族屬可能由於戰事與播遷的結果，而就其祖先所從生的魯國共同命名爲魯姓。這就是說生在某國的人就可以稱爲『某姓』，雖然同稱某姓的族屬却不一定同屬一個姓族、甚或同一民族，而原來並沒有必然的血緣關係。由於這種以氏族名爲姓氏、以及這種新的親族集團（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家族或宗族）的形成，於是古代的氏族名與姓族名發生混淆，於是產生了『姓就是氏』的姓氏合一觀念，而原來的氏族或國名也就變成固定的家族或宗族的姓氏了。關於這種『以國爲氏』的制度的

(註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姓氏大義析證頁四二八。臺灣大學傅故校長斯年先生紀念論文集牟潤孫漢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試釋。

(註二) 1955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頁三八一至四二一，春秋時代母系遺俗公羊證義。

例子，廣見於過去的姓氏類書，爲漢族姓氏的重要起源之一。雖然現在却沒有人再以國名爲姓氏。

(五)除了『以國爲氏』，先秦時代兼有依地名命姓氏的制度。例如姬姓、姜姓原來就是兩個姓族，而這兩族的姓氏據晉語稱，卽分別源於姬水、姜水；黃帝生於姬水而爲姬姓，炎帝生於姜水而爲姜姓。同樣，舜帝之後也就依嬀汭命名爲嬀姓。這就是說，生在某地的族屬就可以依其居地而命名爲『某姓』，而在漢族姓氏的制度上這也是重要的起源之一。雖然現在也沒有人再依所生地名爲姓氏的了。

(六)現在的姓氏制度是固定性的，並不因家族的遷居而改變。但古代既可依國名地名命姓氏，故可因所居國地的變動，改變姓氏，而屬非固定性的。如周文王子高，因封於畢，而後裔以畢爲姓氏，如畢萬。畢萬事晉，以功封於魏，後因更姓魏氏。又晉語載智果因智氏之亂，而『別族於太史輔氏』，後因改稱輔果。

(七)先秦時代，姓氏非僅可因居地而改變，且可因世代而不同。下節所論『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就是這一事實的說明。茲姑不贅。

總之，上面簡略的分析足可說明漢族古今姓氏制度是有着相當的差異的。而最明顯的，卽現代的姓氏制度屬固定的而無兩性稱用之別的從父姓制度，其功用要在表示人所從生的家族或宗族；反之，古代姓氏制度則屬可變性的、有兩性稱用之別、而兼可從父或母姓的制度，其功能主要在表示人所從生的祖先、或邦國居地，因此大抵以祖先的名字或其封爵官職、或居地及其地之物類的名稱命爲姓氏。後者至秦漢時代始漸趨固定，雖然却仍保持着相當普遍的從母姓制。

根據漢族姓氏制度的演變，我們認爲所謂『姓氏』似應加以這樣的界說，卽：暫時或永久性的用祖先、或居地、或物類名稱以表示人的血緣世系的一種親屬集團的名稱。我們基於這一界說，固然不會再由於某些非漢族的姓氏源於人名或地名，而認爲他們沒有姓氏，同時唯有基於漢族姓氏的演變，似乎才可以論斷其他民族的姓氏制度，從而加以比較。實際上，就前文討論所知，歐洲各民族、印度民族、藏緬族的藏族同倮族的姓氏制度，固然與漢族姓氏制度表現着同一演變的歷程，而且現在『高山族』的姓氏制度幾可說就是漢族姓氏制度演變史上的『活化石』。如據前文所知，『高山族』的賽夏、布農、阿美、鄒族並有永續性的固定姓氏制度；卑南、排灣、魯凱三

族有『中間永續性』的可變家名制度；泰雅族一般認爲屬『缺永續性』的姓氏制度，即聯名制；而雅美族則僅有親從子名制，而通認爲沒有姓氏制度。此外賽夏、布農、排灣、魯凱、鄒族大抵屬從父姓制，而阿美、卑南兩族則屬從母兼從父姓制。至於姓氏的起源也顯然可說是如出一轍的。

### 2. 春秋『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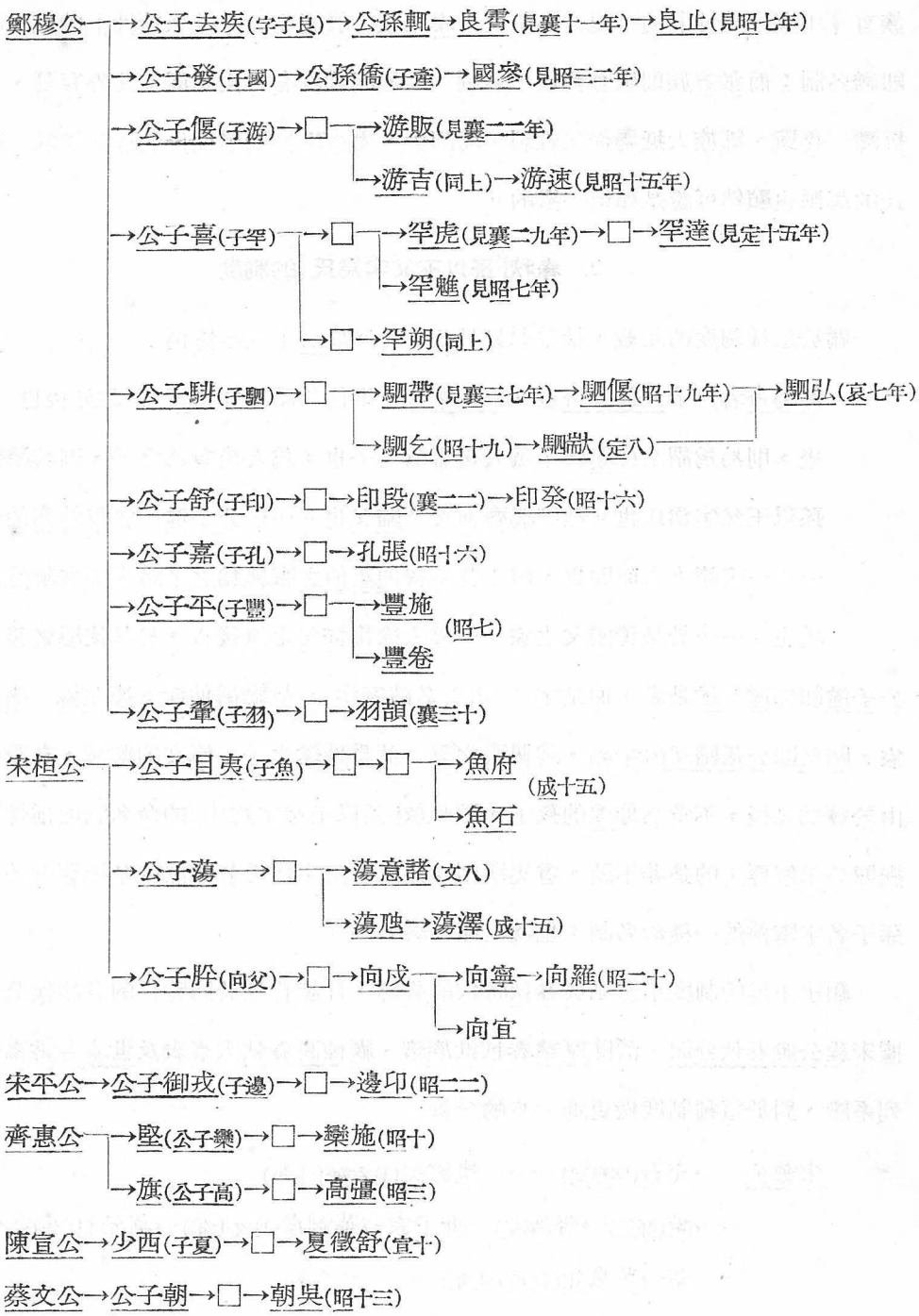
關於這種制度的記載，最早似見於公羊傳。成公十五年傳稱：

>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何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公子遂…殺叔仲惠伯…立宣公。…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公子遂即仲遂。遂是名，仲是字；古人名前冠字，故聯稱仲遂。據左傳、史記魯世家，歸父即公孫歸父(字子家)，爲嬰齊之兄，並爲仲遂之子。傳文的解釋，在說明嬰齊由於曾爲兄後，不啻爲仲遂的孫子，因此依『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命名制而稱仲嬰齊。撇開公羊解釋上的是非不談，這裏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顯然就是把祖父的名字和孫子名字聯稱的一種命名制，也就是祖孫聯名制。

類乎上述的制度不僅見於春秋時代的魯國，且幾普見於同時代的各諸侯公室。茲據宋程公說春秋分記、清陳厚耀春秋世族譜、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及世本各書纂集的下列系譜，對於這種制度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宋戴公
- →充石(字皇父)→…皇國父(見左襄十七年)
- →說(好父)→督(華父)→世子家→華御事(見文七年)→華元(見文十六年)→華閱→華臯比(見襄十七年)
- →術(樂父)→澤(碩父)→須(夷父)
  - →樂呂(見文十八年)→□→樂喜(見襄九年)
  - →樂豫(見文七年)




根據上述的譜例(第三代均略去)，首先說明『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同見於魯、鄭、宋、陳、蔡、齊各國。就地理的分佈上說，這幾個諸侯國大都位於黃河中下游與淮水

之間的『中原區域』(註一)、或『東平原區』一帶(註二)，而都屬於當時的『諸夏』民族，即現在漢族的核心民族。因此，『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可說是春秋時代漢民族(Han-Chinese)的一種文化素質(註三)。

其次，就譜例上大多數的人名和字(honorable name)來看，似乎除了『孫以王父字爲氏』以外，可能兼有『孫以王父名爲氏』的現像。因爲稱公子某某的，大抵稱的是名，而稱子某的，則大抵稱的是字。那麼公子蕩之孫蕩意諸、公子朝之孫朝吳之類，自可能是就祖名而爲之稱。此外，鄭樵在氏族略也曾提出這種看法，並認爲魯季公鉏之後稱公鉏氏、樊仲皮之後稱皮氏就屬『孫以王父名爲氏』的例子。雖然就齊公子高、公子欒的兩例來說，稱公子某的却並不一定稱的是名，而稱子某的(如齊公子糾或稱子糾、鄭公子瑕或稱子瑕)也並不一定稱的就是字。但春秋時代兼有以王父名或字爲氏的制度，或非不可能的。

但更就下列的譜例來看：

鄭穆公→子然→然丹(子革，公孫革，襄十九)
　　→公子偃(子游)→游楚(子南，公孫楚)
宋桓公→公子鱗→鱗矔(文七)→□→□→鱗朱(成十五)
宋共公→公子段(子石)→石彊(定十)
晉解張→張老(成十八年)→張君臣(襄十六)

這說明春秋時代似更不限於『孫以王父名或字爲氏』，而顯然並存着『子以父名或字爲氏』的制度；子孫是可以兼從其父或祖的名字而命名的。同樣，鄭樵也曾指出魯仲遂之子公孫歸父(字子家)之後以子家爲氏、公孫茲之後稱茲氏、秦公孫枝(子桑)之後稱子桑氏就是『子以父名或字爲氏』的例子。因此，前舉公羊傳仲嬰齊的例子，這可能實際上就是依父字(即仲遂的字)而命名的。公羊『爲兄後也』云云不但可能是附會，同時證明他對於過去『子以父名或字爲氏』的制度似乎已經不大清楚了。

然而『子孫以父祖名或字爲氏』的制度，雖幾普見於『諸夏』民族的諸侯公室，

(註一) 參閱1954, Herald J. Wiens, 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 p. XIII, 3-4
(註二) 參閱傅孟眞先生集第四册夷夏東西說。
(註三) 參閱1955, 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 pp. 1-4。氏謂漢族及其文化形成於周以後。

但却非漢族的特有文化素質。因更就下列譜例證之：

楚莊王→公子貞(子囊)→箴尹→囊瓦(見昭二二)

楚鬻熊→熊麗→熊狂→熊繹(以下四十餘世均以熊爲氏。據史記楚世家及漢書古今人表)

楚伯黃(伯芈)→黃皇(或芈皇，苗黃皇，見宣十七)

越少康→無餘→餘善(據史記越世家)

是『子以父祖名或字爲氏』的制度也見於南方的楚、越民族、而至少是楚民族在春秋末季（魯定公、楚昭王之際）也猶以蠻夷自居（見楚語王孫圉語）。如果我們不認爲楚、越民族的這種制度是源於『諸夏』民族的，或是相反的情形，那麼兩者類同文化素質的存在自屬是分別發生，也卽並行演化的結果。此外，如果更進一步的溯源，我們似乎從金文材料上（如吳其昌氏金文世族譜）也可找得這種制度的跡像，但著者此處姑不討論。

最後，我們要討論『孫以王父字爲氏』、或『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是否就是父子兼祖孫聯名制，也卽廣義的父子聯名制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大約有三種意見，卽：

(一)乍看起來似乎像是父子或祖孫聯名制。但由於『定氏以後』，父子或祖孫名字間就不再有鏈索關係，所以與藏緬族的父子聯名制是不能强爲比擬的。

(二)中國古史上沒有聯名制的直接證據。類乎楚以鬻熊而世稱熊氏的那種『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應卽世代排名制。

(三)『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可以稱之爲祖孫聯名制；與阿佧等族的父子聯名制不無類似之點。

前兩說係羅常培和凌純聲兩先生分別主之。後一說見於最近李拂一氏的十二版納志，但並未深論(註一)。著者贊同第三說而認爲『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應就是聯名制演變爲固定姓氏制度過程中的中間型態 (intermediate system)。換句話說，在固定姓氏制度沒有形成以前，『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命名制應該就是廣義的父子聯名制。著者的理由如下。

(一)就命名的結構上說，如下列比較表所見，『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不但與

(註一) 民國四五年出版，十二版納志頁一四二。

聯名的型式幾無差異可言，同時與日本古代親名前聯型的廣義父子聯名制、藏緬族的親名前聯型父子聯名制尤爲類似；而與歐洲和非洲民族、巴布亞族、及『高山族』的親名後聯型的聯名制略有不同。

表Ⅱ　親名前聯型父子聯名制

| 族　別 | 聯　名　制 | 春秋『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制 | 族　別 |
|---|---|---|---|
| 藏緬語族： | 陽照→照源(『六詔』) | 鄭子然→然丹 | 『諸夏』民族 |
| | 阿苗→苗丹(民家？) | 鄭子良→□→良霄 | |
| | 祭迫能→迫能道(傈僳) | 宋公子蕩→□→蕩意諸 | |
| | 陽晉都谷→都谷剌具(麼些) | 宋子石→石彊 | |
| | Ch'ia-Di-Hsi→Di-Hsi-Li(阿佧) | 魯仲遂→(□→)仲斐齊 | |
| | Zik-Ku'-Lam→Ku'-Lam-Pe(茶山) | 魯公孫子家→子家氏 | |
| | Yin-Meng-Baik→Baik-Theng-Lag (緬甸) | 楚子囊→(囊貴)→囊瓦 | 楚越民族 |
| 日本民族： | 賴重→□→重能 | 楚伯賁→賁皇 | |
| | 重能→能憲 | 越無餘→餘善 | |

表Ⅲ　親名後聯型聯名制

| | |
|---|---|
| 臺灣『高山族』： | Payan-Abes♂ ⟶ Opash-Payan♂ (泰雅)<br>Taro-Obaj♂ ⟶ Watan-Taro♂ (賽夏)<br>Nakau-Akawai♀ ⟶ Apoi-Nakau♀ (阿美) |
| 歐洲民族： | Neil-x⟶John-Neilson♂ (英)<br>Cleinias-x⟶Alcibiades-Ó-Cleinias♂ (希臘)<br>Richard-Ap-x⟶Evan-Ap-Richard♂ (威爾士) |
| 近東民族： | David-Ben-x⟶Solomon-Ben-David♂ (希伯來)<br>Esra-Ibn-x⟶Abraham-Ibn-Esra♂ (阿拉伯) |
| 非洲民族： | Marasoi-Arap-Kopokoii♂ ⟶ Turukat-Arap-Marasoii♂ (Nandi)<br>Pitia-Lugar⟶Mode-Pitia♂ (Bari) |
| 巴布亞族： | Kunan-Wafuru⟶Erisu-Kunan♂ |

表Ⅱ左列聯名，尤其是日本的兩例、與民家(？)的一例，實與右列的子然→然丹、子良→□→良霄之類的命名制無任何差異可言。即與表Ⅲ的親名後聯型的聯名制比較，也只是命名型式有別，而沒有意義上的差異。

(二)羅常培先生雖認爲『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在『定氏以後』，由於父子或祖孫名字間不再有鏈索關係，因而不能比擬爲聯名制。但這種說法不僅反證在『定氏以前』，『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可以比擬爲聯名制，同時說明這種聯名制正如下表所列其他族的聯名制似的，也是繼經演變而可以形成固定的姓氏制度，(卽羅先生所謂的『定氏』)。而我們所以認爲是廣義的父子聯名制的，也指的正是『定氏』以前的『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而非指定氏以後的固定姓氏制度。

表IV　聯名制、『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制與姓氏的演變關係

『高山族』：布農　Taxai♂→Aziman-(*Taxayan*)♂→Salizan-(*Taxayan*)♂…
　　→ʔDaxo♂→Xaisol-(*ʔDaxoan*)♂→Biong-(*ʔDaxoan*)♂……

　　鄒族　Yava♂→Yava-(*ʔe-Yavaiana*)♂→Yapsuyongu-(*ʔe-Yavaiana*)♂……

　　阿美　Marahe-(*Rapiaʔ*)♀→Rapeʔ-(*Maraherahe*)♀→……

歐洲民族：英國　Neil♂→John-(*Nielson*)♂→x-(*Nilson*)→……

非洲民族：(*Nandi*)Kopokoii♂→Marasoii-Arap-Kopokoii♂(*Kapkopokoii*)→…

春秋諸夏：宋　公子瀉→□→瀉意諸→瀉澤

　　華督→□→華御事→華元→華閱→華閱→…

　　公子鱗→鱗矔→□→□→鱗朱

　　鄭　子駟→□→駟乞→駟歂→駟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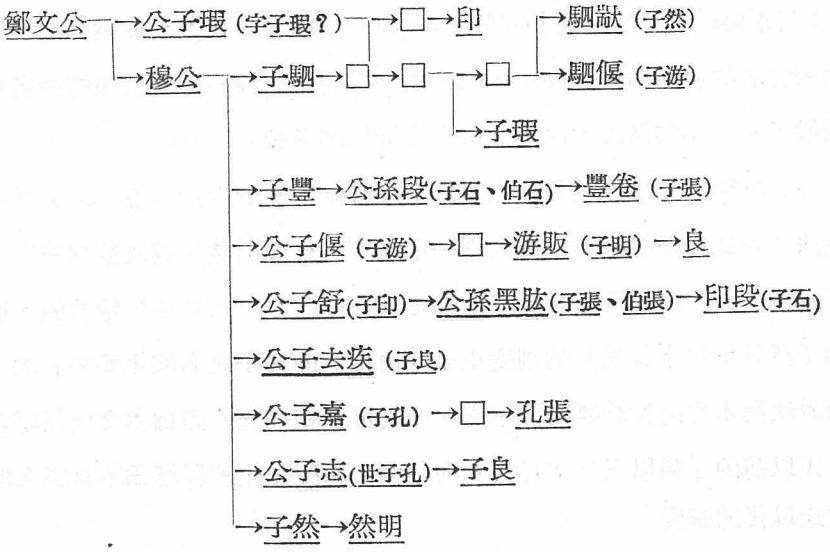
春秋楚越：　子囊→□→囊瓦→…

　　鬻熊→熊麗→熊狂→熊繹→…

根據上列的比較表，這說明現存譜例所表現的『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顯然是際乎演變爲固定姓氏制度的過渡階段中的一種聯名制；一方面呈聯名的型式，而另一方面却似是固定姓氏制度，因此呈現不完全的鏈索式聯名現像。事實上，漢族的姓氏制度固然從秦漢以來才逐形趨於固定型式，而春秋中葉迄於戰國期間應正是演變的重要階段，同時本文所見的譜例也顯然大部分屬於春秋的中後葉。因此這種材料所表現的既似聯名而又似姓名的情形，自屬演變期中的正常現像，而這些材料的足資珍

視，也於此可以證明。

(三)前面曾說過，聯名制似屬是一種偏於族內稱用的命名制，其功能主要除表示族屬世系以外，似尤在於區別同名的人的身份，而顯著的同名制卽常與聯名制並存於同一族屬社會。如『高山族』的泰雅、賽夏、阿美各族、及歐洲各民族的同名現像固不必說，卽傈僳、麼些也有類似的情形。同樣，這種現像也見於春秋時代的各族。下列鄭國一譜可爲證明。




在這個譜上，除了父子和祖孫沒有同名的現像以外，餘者如叔伯父與姪、叔伯祖父與姪孫都有同名的現像。這種同一家族中同名字現像的最好的區別辦法就是聯上父或祖的名或字而稱之，於是『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可能便由是產生了。

(四)在現存史料上，『子孫以父祖名字爲氏』的制度所以不是完全鏈索性的聯名制，這不僅由於它是際於演變過程中的中間型態，同時也顯然與現存材料的不完整性及古代複雜的命名制有關。尤其現存的材料是從若干古籍纂集而成的，並非依着某種命名制而系統記錄下來的原始系譜，自然不容易替我們保存下充分說明某種命名制的資料。上列其他各族姓氏起源的譜例實際也不是完全鏈索聯名的，但是由於他們曾有或仍保存着聯名的制度，因此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以祖先名字爲姓氏的制度是經由聯名制而演變來的。以此例彼，我們自不能說『孫以王父字爲氏』不是聯名制。反之，如果現在的藏緬族和『高山族』的命名制和系譜始終未經調查記錄，那麼再經若干年代

以後，也許連他們自己都不復知有聯名制，而只知道『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了。實際上，就前舉譜例而論，子孫分別依其父祖命名的情形固然呈一般聯名的譜式，同時就現存的材料來說，也多少證明『孫以王父字爲氏』並非就意味着子孫永遠自始就以某一世祖的名字爲氏。例如仲遂的兒子仲嬰齊以仲爲氏，但仲遂的另一個兒子公孫子家（歸父）的後嗣，子家羈，却以子家爲氏。這說明多少是聯索聯名的。如果史料充分，這種現像應會更顯然的。

（五）『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既繼經演變而『定氏』，成爲固定姓氏制度，也就是原來聯名的親名演變爲姓氏，因此類乎熊麗→熊狂→熊繹之類的命名制應該就是現在的姓名制。換句話說，似不宜稱之爲世代排名制。

（六）凌純聲先生雖認爲中國古史上沒有聯名制的直接證據，但這可能是一種審愼的說法。因爲他在討論世代排名制一節裏不但曾援引楚、越民族的系譜，指出楚先世有『連母名』、越先世『無餘與餘善是父子連名』，而且認爲楚熊麗、熊狂、熊繹之類的『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正是『由南詔的父子連名演化而來』的。這證明凌先生的看法與本文的推論雖初似不同，而實可互相補充。因爲本文所謂聯名制者指的是未定氏以前的『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而凌先生所以認爲不是聯名制者，則指的是定氏以後的制度。

總之，著者認爲春秋時代的『孫以王父字爲氏』制度最初應卽聯名制——父子兼祖孫的廣義父子聯名制；與日本古代和藏緬族的父子聯名制不但屬同一類型，卽親名前聯型，且同可進而演變爲固定姓氏的姓名制。

## 結　論

（一）聯名制係廣泛分佈於亞、非、歐、近東及新幾內亞各洲的一種文化素質；見於現代的原始民族，也見於文明民族的古代。

（二）聯名制的類型，就親名聯稱的前後次序說，可分爲親名前聯型（如藏緬族）、親名後聯型（如非、歐兩洲及新幾內亞的各民族）、及親名可前聯或後聯型（如古代日本、及十九世紀以前的印度民族）；就親名性別說，可分爲狹義的父子聯名制、廣義（兼祖孫）的父子聯名制、兼聯父或母名的親子聯名制（見頁二十八表）。

(三)聯名制主要在區別同名個體的身份，每與顯著的同名制並存，而大抵屬於一種族內稱用的制度。

(四)聯名制可進而演變爲姓氏制度，且可與姓氏制度並存不廢。

(五)姓氏制度可分固定與可變性兩類，大抵屬於一種族外稱用的制度；主要在以姓氏區別家族、宗族、或其他親屬集團族屬的集團身份。故每就族屬所從生的祖先、祖先的技藝、祖居地、或居地的物類而命名姓氏，以表示族系的所由來。而依祖先名字命名的姓氏，卽大抵經由聯名制而演變來的。

(六)春秋『孫以王父字爲氏』的制度似卽廣義的父子聯名制，型式上屬親名前聯型；與藏緬族的父子聯名制、日本古代親名前聯型的廣義父子聯名制尤爲類似。這種制度爲漢族現在固定姓氏制度的起源途徑之一。

(七)亞、非、歐各洲區民族的聯名制及姓氏制度在型態與演化上表現着明顯的類同性 (similarity)，此種類同性似源於文化的並行演化 (Parallelism)；雖就某一較小區域而言，却並非沒有源於傳播的可能的。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